

10

22

東泉園齋韻

	22	1	10		
冊	號	架	函	屬	類

校訂

法

苑

珠

林

唐西明寺道世和尚撰

從第九十四至第十五

東洋
香煙
公司

德茂
珠林



德茂珠林

No. 10985/22

庚上一本
有新野二
字
李上一本
有顧丘二
字○鄭上
一本○李
軍二字○
京兆二
有京兆二
字○謝上
一本○有
州二字○
任上一本
有洛州二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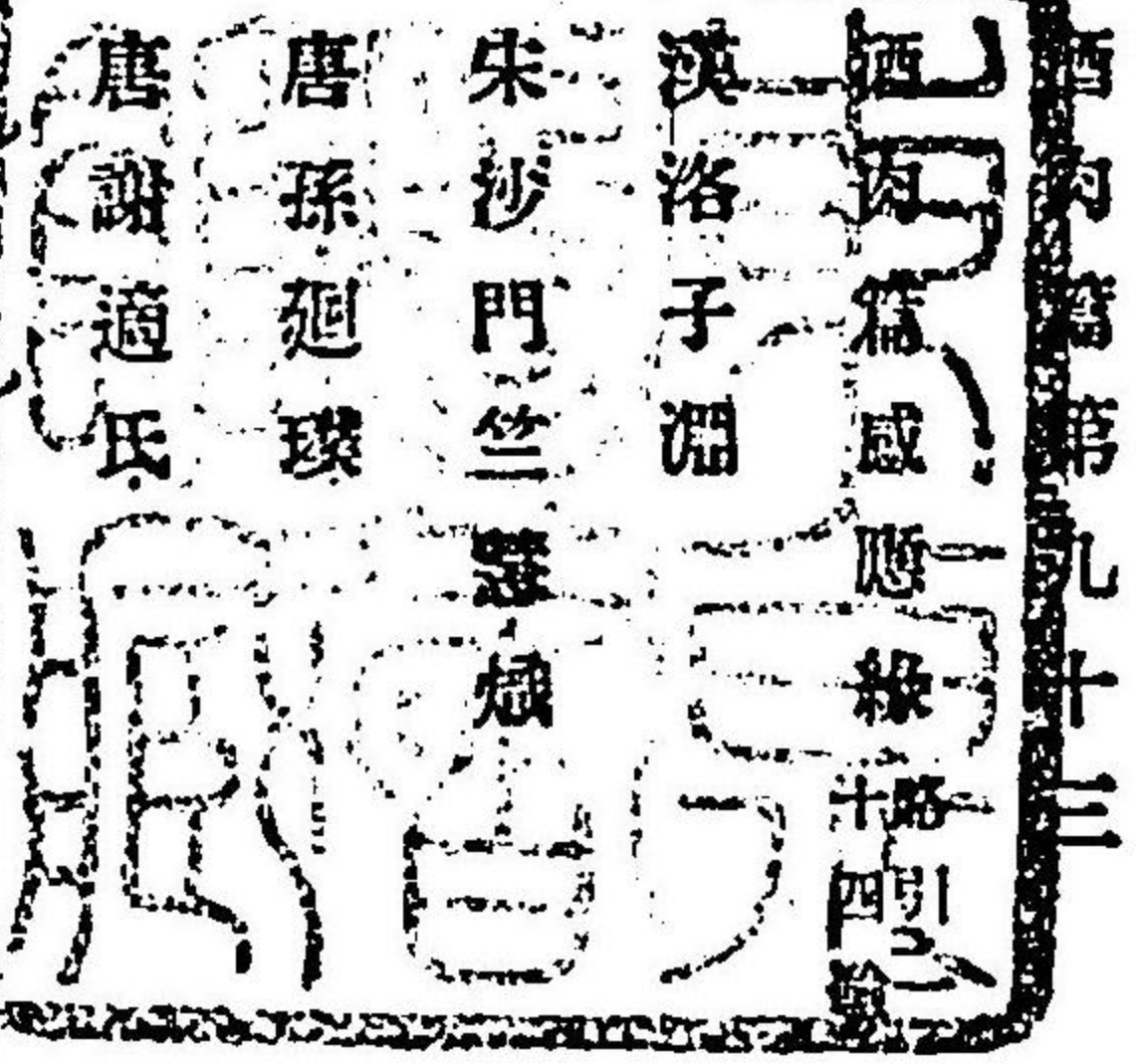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西明篇第九十三

穢濁篇第九十四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麗何〕



漢洛子淵

晉沙門法遇

晉庾紹之

宋蔣小德

宋沙門竺慧燭

吳諸葛恪

周武帝

隋趙文若

唐孫廻瓌

唐李氏

唐鄭師辯

唐章知十

唐謝適氏

唐任五娘

漢孝昌時有洛陽人孝昌中成於彭城其同管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至云某宅在靈臺南近雒水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盛南見無人家徒倚欲去忽見一老翁問云從何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令婢取酒須臾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遇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恨別甚慙慙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街但見高崖對水渌波頃時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瀨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乃是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

與子淵同戊三年不知是雒水之神也出流陽寺記錄

晉有荆州長沙寺僧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典事道安為師解寤非常乃遊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但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杖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動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椎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學徒勵業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右此一驗出衆高僧傳也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晉湘東太守與南陽宋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亡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脚著械既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願答云暫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略不甚諧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無噉物心協云五藏與肉乃復異耶答曰心者善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末復求酒協時餌菜蕒酒因為設之酒至對杯不飲云有菜蕒氣協曰為惡之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為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常日有頃協兒遠之來紹聞履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

因負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為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為岳州刺史朱循時為聽事監師少而信向勤謹過人循喜之每有法事輒令典知其務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歿便蘇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帝勅精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算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日將受天中快樂欣然小德嘉諾王曰君可且還家所欲屬寄及作功德可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遂新寺難公於此屋前既素識具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早就幽公幽公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遽遣人參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臥至夕而亡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奄然而卒朱循即免家丘戶蘭難二僧並居新寺難道行尤精不同餘僧

宋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層寺永初二年卒弟子為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道賢沙門因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隱隱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曰君且食肉美不賢曰美熾曰我坐食肉今生餓狗地獄道賢懼懼未及得答熾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噬熾而復止賢駭怖悶絕良久乃蘇具說其事右此三驗出英詳記

約一本作
幼〇商一
本作鳳

吳幼帝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為侍中大將軍。恪強懷傲物。峻險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攻
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帝。譽恪而殺之。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不寐。張約。臧裔。以峻謀告
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為。不過因酒食行醜毒耳。將親信人以藥酒自隨。恪將入。畜犬追銜其
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拊犬頭曰。怖那無苦也。既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為恪所擊。狂言
常稱見恪。遂死。魂出宛

周武帝好食雞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拔虎。常進御食。有寵。隋文帝即位。猶復監膳進
食。開皇中暴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殮之。三日乃蘇。能語。先云。殺我。見至尊。為武帝傳說。既
現而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來喚。隨至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纔到穴口。遙見
西方有百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證我事耳。汝身
無罪。言訖。即入宮中。使者亦引儀同。令見宮門。引入庭前。見武帝與王同坐。而有加敬之容。
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曰。汝為帝作食。前後進白圓幾枚。儀同不識。白圓。顧左右。左右數曰。
名雞卵。為白圓也。儀同即答。帝食白圓。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須出之。帝慘然不
樂而起。忽見庭前。有鐵牀并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臥牀上。獄卒用鐵梁壓之。帝兩
脇剖裂。處。鷄子全出。俄與牀齊。可十餘斛。乃盡。王命數之。訖。牀及獄卒忽然不見。帝又已在
王坐。帝謂儀同云。為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身為滅佛法。

極受大苦。可為吾作功德也。於是文帝勅天下人。出一錢。為追福焉。臨外祖齊公。親見問時
節。歸家具說。

後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欲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
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
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
汝示其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墻孔。令文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
捉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墻外。見大地獄。鐵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衆多猪
羊雞魚鵝鴨之屬。說來從文若債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
日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節節分張。人各飲啜。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拒
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求與諸畜得活之時。具修福善。報謝諸畜。見為修福。
一時放却。其引使人。過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處。訖。王付一椀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
釘文若頭項。及以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蘇。具說此事。然患頭痛。及以手足。久後修福。痛漸
得差。從爾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疎並勸。受持般若。後因使
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似如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
喚驛長。問云。汝不為吾欲殺生不。驛長答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

實指畜下
一本有諸
畜二字

云。是青犢祥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值。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唐殿中侍醫孫廻瑛。濟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隣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人喚孫侍醫。聲瑛起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瑛曰。官喚瑛。曰。我不能步行。即取瑛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瑛恠訝。而不敢言。二人引瑛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首蓆谷。遙見有兩人持韓風方行。語所引瑛。二人曰。汝等錯。追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瑛。瑛循路而還。了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越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着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着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覺身已臥牀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瑛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風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瑛奉勅馳驛往齊州。療齊王祐疾。還至維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廻瑛不。瑛曰。是。君何問為。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為記室。因出文書示瑛。瑛視之。則鄧國公魏徵署也。瑛驚曰。鄭公不死。何為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為太陽都錄大監。故令我召君。廻瑛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瑛。瑛請曰。我奉勅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便同宿。遂至闕鄉。鬼辭曰。吾取過所。度

關待君。瑛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泚水。鬼又與瑛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瑛許諾。既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核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瑛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瑛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請。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瑛墮山。於是驚寤。遂至今無恙矣。廻瑛自為誌說。

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無子。孤老。唯有奴婢兩人。家釀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氣斷。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溫。然始蘇活。口云。初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召出之。有上符遣追。便即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衣冠大袖。憑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大有若枷鎖人。防接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澄醮酒。多取他物。攝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即遣追婢。須臾。即至。勘當元由。婢即答。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爾得活。復有人問。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慳悟。久而始蘇。腹背青腫。蓋是四十杖迹。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即頭陀乞食。常一食齋。未嘗暫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病死之後。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答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屈鄉閭。眷屬及隱禪師行道。履諸經生。衆手寫經。經了。正當七

慳悟一本
作惡杆

後一本作
夜

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云。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絕即死。隱師見存。道俗欽敬。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鄧師辯。年未弱冠。時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為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皆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立。亦去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圍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訊問。至門外。為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家置淨處也。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褻帔置牀角上。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欲起屍。唯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夜相反。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牀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醬。是夜夢。己化為羅刹。瓜齒各長數尺。捉生豬食之。既曉。覺口腥。唾出血。使人視。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而辯自五六年來。身常有疥。洪爛。然身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臨昔與辯同直東宮。見其自說云爾。右此五驗。出冥報記。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至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

不知何意如此。更命重表。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肉。中山郎餘令親聞說之。

唐雍州萬年縣閭村。即灞渭之間也。有婦女謝氏。適同縣元氏。有女適迴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永徽末亡。龍朔元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為生時。酷酒小作。升方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為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家。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即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觸見其女。至乃甜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即恐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為阿孃。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說施錢帛。

唐龍朔元年。維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為五娘立靈。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汚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大穩。宜將布來。我為汝作衫及靴。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患漆。遂殺一螻蛄。取汁塗瘡。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現有折

刃七枚。願姊慈念為作功德救助。知姊煎迫交不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問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獸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吳興沈玄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右此三驗出。

依宣律師感應記云。四天王等告宣師曰。佛在世時。放大光明。佛告天人龍鬼神等。我之正法滅後。多有諸比丘。執我小乘教迹。不解毗尼意。導我聽諸比丘食肉。於是諸比丘等。在僧伽藍內。殺害眾生。猶如獵師屠肆之處。復有比丘。純著繒帛。遊行婦女酒肆之舍。不習三藏。不持禁戒。痛哉苦哉。諸惡比丘。謗毀我教。舌何不落。告諸比丘。我於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或於飢饉世。作大肉身。施彼餓者。或內外財施。未曾吝惜。從初發心。乃至成佛。豈教弟子。噉眾生肉耶。我既涅槃。諸惡比丘。次補我處。為天人師。開導眾生。令得道果。豈有天人師之口。噉眾生肉耶。我初成道時。雖開毗尼中。聽食三種淨肉。亦非四生之類。是諸禪定之肉。是不思議肉。非汝所知。何故謗毀我教。我於涅槃。楞伽經中。一切生命雜肉。皆已斷訖。不聽持戒之人。食諸眾生身肉。若有惡比丘。謗毗尼教中。聽食魚肉。聽著繒衣者。此是魔說。我成道已來。至於涅槃。唯服繒布白氍毹。三衣未著繒帛。何為謗我耶。

穢濁篇第九十四 此有四部

述意部 五辛部 隄氣部 便利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五陰虛假。四大浮危。受斯偽質。事等毒瓶。感此穢形。又同坏器。內外無實。觸塗皆染。加復閻浮穢質。不淨充軀。常飲酒肉。常食葷辛。臭氣上衝。諸天衣裂。善神捨衛。惡鬼交侵。凡夫僧尼。尚不樂近。何況聖賢。而不遠離。兼復八苦煎逼。九橫摧年。念念遷流。心心起滅。徒染六情。終墮三惡。願各修身。淨其心口也。

五辛部第二

如楞伽經云。佛言。大慧。如是。一切葱韭蒜薤。臭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又涅槃經云。乃至食葱韭蒜薤。亦皆如是。當生苦處。穢汙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能障聖道。能損善業。能生諸過。又雜阿含經云。不應食五辛。何等為五。一者木葱。二者草葱。三者蒜。四者興渠。五者蘭葱。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革葱。慈葱。蘭葱。興渠。是五種不得食。又五辛報應經云。七衆等。不得食肉葷辛。讀誦經論。得罪有病。開在伽藍。外白衣家。服已滿四十九日。香湯澡浴。竟然後許。讀誦經論。不犯。又僧祇十誦五分律等。更無餘治。開病比丘。服蒜。聽七日。在一

邊小房內不得臥。僧牀褥。衆大小便處。講堂處。皆不得到。又不得受請。及僧中食。不得就佛禮拜。得在下風處。遙禮。七日滿已。澡浴。薰衣。方得入衆。若有患瘡。醫敷。須香治者。佛令先供養佛已。然後許塗身。還在屏處。一同前法。出家性潔。尚令作法如是。况在家俗人。觀開食耶。

隄氣部第三

如僧祇律云。若在禪坊中。隄者。不得恣放。大隄。若隄來時。當忍。以手掩鼻。若不可忍者。應手遮鼻。而隄。勿涕唾。汗。比座。若上座隄者。應言。和南。下座隄。默然。又四分律云。時世尊隄諸比丘。咒願言。長壽。時有居士隄。及禮拜比丘。佛令比丘。咒願言。長壽。又僧祇律云。佛言。若急下風來者。當制。若不可忍者。當向。下座。不得在前。縱氣。若氣來。不可忍者。當下道。在下風放之。又毗尼母經云。氣有二種。一者上氣。二者下氣。上氣欲出時。莫當人張口。令出。要迴面向無入處。放口。令出。若下氣欲出時。不聽衆中。出。要作方便。出外。至無人處。令出。然後來入衆。莫使衆。譏嫌。汗。賤。入塔時。不應放。下氣。安塔樹下。大衆中。皆不得令出氣。師前。大德上座前。亦不得放。下氣。出聲。若腹中有病急者。應出外。莫令人。生惡賤心。

便利部第四

如優鉢祇王經云。伽藍法界地。漫大小行者。五百身隨。拔波地獄。後經二十小劫。常遣肘手。抱此大小便處。臭穢之地。乃至黃泉。又毗尼母經云。諸比丘。住處。房前。閑處。小便。汗地。臭氣。

皆不可行。佛聞之。告諸比丘。從今已去。不聽諸比丘。僧伽藍處處。小行。當聚一屏。處。若瓦瓶。若木筒。埋地中。就中小便已。以物蓋頭。莫令至臭氣。又毗尼母經云。若上厠去時。應先取糞草。至戶前。三彈指。作聲。若人非人。令得覺知。若無糞。不得壁上拭。不得厠板梁椽上拭。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塊。輓木皮。輓葉。奇木。皆不得用。所應用者。木竹。牽。作器。度量法。極長者。一磔手。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汗淨者。不得若淨器中。是名上厠法。器法。上厠有二處。一者起止處。二者用水處。座起。褰衣。一切如起止處。無異。厠戶前。若淨瓶水。復應着。一小瓶。若自有瓶者。當自用。若無瓶者。用厠邊。小瓶。不得直用。僧大瓶水。令汗。是名上厠用水法。塔前。衆僧前。和尙阿闍梨前。不得張口。大漢唾着地。若欲漢唾。當屏。處。莫令人。惡賤。是名漢唾法。又三千威儀云。若不洗大小便。比丘。得突吉羅罪。亦不得淨僧。座具。上坐。及禮三寶。設禮。無福德。又至舍後。上厠。有二十五事。一欲大小便。當行時。不得道上。爲上座。作禮。二亦莫受人禮。三往時。當直低頭。視地。四已往。當三彈指。五已有入。彈指。不得逼。六已上。正住。彈指。乃踞。七正踞中。八不得一足前。一足却。九不得令身倚。十斂衣。不得使垂。圓中。十一不得大咽。使面赤。十二當直視前。不得顧聽。十三不得汗。壁。十四不得低頭。視圓中。十五不得視陰。十六不得以手持陰。十七不得草蓋地。十八不得持草。畫壁。作字。十九用水。不得大費。二十不得汗。滿。二十一用水。不得使前手。着後手。二十二用土。當三過。二十三當用。澡豆。二十

四三過用水。二十五設見水草土。盡當語直日主者。若自手取為善。又僧祇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受用僧座具牀褥。得罪。又十誦律云。不洗大行處。不得坐臥。僧臥具上。得罪。又摩德勒伽論云。不洗大小行處。不得禮拜。餘無水處。若為非人所瞞。水神所瞞。或為服藥等。開不犯。又三千威儀經云。不洗淨禮佛者。設禮無功德。又雜譬喻經云。有一比丘。不彈指。來大小便。潛汗中。鬼面上。魔鬼大患。欲殺沙門。沙門持戒。魔鬼隨逐。伺覓其短。不能得。便此。上兩必。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客除糞。佛知。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正值尼提。攜糞出城。而欲棄之。瓶破。汗身。遙見世尊。深生慚愧。不忍見佛。佛到其所。廣為說法。即生信心。欲得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將詣祇洹。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家。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斯匿王。即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提。在祇洹門大石上。坐。籠補故衣。七百諸天。香華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佛。尼提比丘。身沒石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到佛所。先問此事。向者比丘。姓字何等。佛告王曰。是王國中下賤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謗心即除。到尼提所。執足作禮。懺悔辭謝。王白佛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出家。自在。乘提僧事。身暫有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以是因緣。流浪生死。常為下賤。五百世中。為人除糞。由昔出家持戒功德。

今得值佛。出家得道。房。便利。今他日。別將。乘未來。定。地獄。縱。得。出。獄。猶。作。猪。狗。蛇。鼠。也。又佛說除災患經云。佛告阿難。乃前過世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壽命。爾時有王。名曰善頭。供養舍利。起七寶塔。高一由延。一切衆生。然燈燒香。香華繒綵。供養禮事。時有衆女。欲供養塔。便共相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汗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撮除棄。復有一人。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唾笑之。曰。汝手已汗。不可復近。彼女逆罵。汝弊姪物。水洗我手。便可復淨。佛天人師。敬意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澡手。邊塔。求願。今掃塔地。汗穢。得除。令我。世世。勞垢。消滅。清淨。無穢。時。諸女人。掃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爾時。掃地。願滅。塵勞。服甘露。味。爾時。以手除狗糞。女者。今。奈女。是。爾時。發願。不與汗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不因。胞胎。臭穢。之處。每。因。華生。以其。爾時。發一惡聲。罵。言。姪女。故。今。受。是。姪女。之名。以。值佛。聞法。得須陀洹。又雜寶藏經云。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必使早起。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有長者女。早起掃地。會值如來。於門前。過。見。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旋促。即終生天。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知由見佛歡喜。善業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來供養佛。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又新婆沙論云。昔德叉尸羅國。有一女人。至月光王捨三千頭。處禮。無憂王。所起靈廟。見有狗糞。在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穢汗其中。以手掃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令此女人。遍體生香。如栴檀樹。口中常出青蓮華香。若諸衆生。

由不護淨故。因內煩惱。感諸外穢。故論頌言。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貪穢 穢汙諸合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瞋穢 穢汙諸合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癡穢 穢汙諸合識

又賢愚經云。佛在世時。羅閱城邊。有一汪水。汙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蟲。其形像蛇。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沒或出。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無量。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丘。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言不知。佛言。毗婆尸佛時。有衆買客。入海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到。遇寶上者。用施衆僧。規俟僧食。僧受其寶。付授摩摩帝。於後僧食向盡。從其求索。不與。衆僧苦索。摩摩帝瞋恚。而語之言。汝曹噉屎。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身常宛轉。洩屎之中。九十一劫。乃從獄出。今墮此中。自從七佛已來。皆作其蟲。至賢劫。千佛各各皆爾。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設欲食時。先觀地獄畜生餓鬼。然後方食。目連見一餓鬼。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出。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屎尿。以為飲食。疲苦終日。而不能得。即問鬼言。汝造何業。受如是苦。餓鬼答言。有日之處。不煩燈燭。如來世尊。今現在世。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能答汝。爾時目連。

尋往佛所。具問如來所造業行。受如是苦。具以上問。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善聽。吾為汝說。此賢劫中。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常令僕使。壓甘蔗汁。以輸大家。有辟支佛。甚患渴病。良醫處藥。散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時辟支佛。往長者家。乞甘蔗汁。時彼長者。見來歡喜。尋勸其婦。富那寄我。有急緣。定欲出去。汝今在後。取甘蔗汁。施辟支佛。時婦答言。汝但出去。我後自與。時夫出已。取辟支佛鉢。於其屏處。小便鉢中。以甘蔗汁。蓋覆鉢上。與辟支佛。辟支佛受已。尋知非是。投棄於地。空鉢還歸。其後命終。墮餓鬼中。常為飢渴。所見逼切。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爾時。彼長者婦。今富那寄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捨慳貪。緣厭惡。生死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頌曰。

噉他身血肉 貪毒無慈矜 養茲身穢質 蟲窟內銷融 不護僧淨器 受此圓中蟲 後報入地獄 苦痛未知窮 感應緣三驗

宋釋慧果 齊釋弘明 唐謝弘敞妻許氏 宋京師瓦官寺。有釋慧果。婺州人。少以蔬食苦行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圓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為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

散一本作 敬大同

又慈悲為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文。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錢三千文。為造法華一部。并設齋。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齊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華禮懺為業。每日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為給使也。又感虎來入室伏牀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為盜僧厨食。今墮廁中。聞上人讀經。故力來聽。願助方便。冀免斯累。明為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憫明。乃捉取。以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絕。右二輪出梁高僧傳

唐吳王文學。陳郡謝弘微妻。高陽許氏。武德初年。遇患死。經四日而蘇。說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見官府。即聞喚。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許問云。語聲似是沈丈。何因無頭。南閭人呼姑姨夫。皆為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頭。置於膊上。而誠許曰。汝且在此。間勿向西院待吾。為汝造請。即應得出。遂於語處而住。更不東西看。其吉光搥邊。似有經紀。凡經再宿。吉光始來。語許云。汝今此來。王欲令汝作其女伎。儻引見。不須道解。絃管如其不為所悉。可引吾為證也。少間有吏抱案引入。王果問之。解絃管不許云。不解。復云。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于時光欲發遣。即共執案人。釋度。不解其語。執案人云。娘子功德力。雖強。然為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更別引入一大

院。其門極小。亦大。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主者曰。生平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盃盛食與親。須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灌口。非常苦毒。比蘇時口內皆爛。光即云。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曾未誦經。蘇後遂誦得經一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誦不闕。其經見在。文多不載。蘇活之後。吉光尚存。以後二年。方始遇害。凡諸親屬。有欲死者。三年以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仁則說之云耳。右此一驗出冥報記

訂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麗何〕

病苦篇第九十五 此有六部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述意部 引證部 臆病部 醫療部 安置部 斂念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遐曠。六道繁興。莫不皆依四大相資。五根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之理既難。所以調和之乖為易。忽一大不調。四大俱損。如地大增。則形體黧黑。肌肉青癢。癥瘕結聚。如鐵如石。若地大虧。則四肢損弱。或失半體。或偏枯殘廢。或毀明失聰。若水大增。則膚肉虛滿。體無華色。舉身萎黃。神顏常喪。手脚淡腫。膀胱脹急。若水大損。則瘦削骨立。筋現脉沉。唇舌乾燥。耳鼻焦閉。五臟內煎。津液外竭。六腑消耗。不能自立。若火大增。則舉體煩燥。焦熱如燒。癰疽疔腫。瘡痕潰爛。膿血流溢。臭穢競充。若火大損。則四體麻痺。腑臟如水。焦膈凝寒。口若含霜。夏暑重裘。未嘗溫慰。食不消化。患常嘔逆。若風大增。則氣滿胃塞。腑胃痞隔。手足緩弱。四體疹痺。若風大損。則身形麻痺。氣裁如線。動轉疲乏。引息如抽。咳嗽噎噦。咽舌難急。腹脈背躄。心內若水。頸筋喉脉。奮作鼓脹。如是種種。皆是四大。乍增乍損。致有痼疾。既一大嬰。則三大皆苦。展轉皆病。俱生煎惱。四大交反。良

五 証一本作

由苦報無愧。無取。無恩。無義。常隨四時。資給所須。晝夜將養。未曾荷恩。片失供承。便招病苦。既知無恩。徒勞養育。縱加美食華服。終成糞穢。但趣得支身。以除飢寒。終不為汝。隨前蓄積。以勞我心。廢求修道。良由身為苦器。陰是垢瓶。易損難持。四大浮虛。互相乖反。五陰緣假。多生惱患。所以稟形人世。逢穢濁之時。受質僞身。居怖畏之境。幽冥無量。鬼神河沙。種族尤多。草尋未辨。或依房。依廟。附岳。附丘。凡有含靈。並皆祇響。致使神爽冥味。曠慮昏茫。至於寤寐。多有恐怖。庶得臨危。攝念。無俟三稱。在嶮逢安。寧勞千遍。願增益神道。加足威光。以善利生。無相惱害。誠言可錄。信驗有徵矣。

引證部第二

如佛說醫經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地。二水。三火。四風。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從是四病起。四百四病。故土屬身。水屬口。火屬眼。風屬耳。火少寒多。目冥。春正月二月三月寒多。夏四月五月六月風多。秋七月八月九月熱多。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有風有寒。何以故。春寒多者。以萬物皆生。以寒出。故寒多。何以故。夏風多者。以萬物榮華。陰陽合聚。故風多。何以故。秋熱多者。以萬物成熟。故熱多。何以故。冬有寒者。以萬物終亡。熱去。故有風寒。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時得臥。何以故。以風多。故身放。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正月二月不時不得臥。何以故。以寒多。身縮。春三月有寒。故不得

十一月下 一本有十 二月三字

食麥豆宜食糝米醍醐諸熱物以四國麥冷夏三月風不得食芋豆麥宜食糝米乳酪秋三月
 有熱不得食糝米醍醐宜食細米妙蜜稻黍冬三月有風寒陽與陰合宜食糝米胡豆羹
 醜有時臥風起有時滅有時臥火起有時滅有時寒起有時滅有時病有十因緣一久坐不
 臥二食無貨三憂愁四疲極五淫泆六瞋恚七忍大便八忍小便九制上風十制下風從十
 因緣生病有九因緣命未當盡為其橫死又智度論云四百四病者四大為身常相侵害一
 一大中百一病起冷病有二百二水風起故熱病有二百二地火起故火熱相地堅相堅相
 故難消難消故能起熱病血肉筋骨脉髓等是地分除其業報者一切法皆和合因緣生也
 瞻病部第三

夫四大難調六腑更反以有報身忽嬰疾或有捨俗出家孤遊獨宿或有貧病老弱無人
 侍衛若不互看命將安寄故四分律佛言自今已去應看病人應作瞻病人若欲供養我者
 應先供養病人乃至路值五衆出家人病佛制七衆皆令住看若捨而不看皆結有罪故諸
 佛心者以大慈悲為體隨順我語即是佛心也如僧祇律云若道逢出家五衆病人即應覓
 車乘馱載令如法供養乃至死時亦應圍維殮埋不得捨棄病人有九法成就必當橫死一
 知非饒益食而貪食二不知秤量三內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摘吐出五已消應出而強
 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不秤量八懈怠九無慧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若瞻病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常在牀緣云何為五一瞻病人不別良藥二懈怠無勇猛
 心三常喜瞋恚亦好睡眠四但貪衣食故瞻視病人五不以法供養故亦不與病人語談往
 返是謂瞻病之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病得速差又生經世尊以偈讚曰
 人當瞻疾病 問訊諸危厄 善惡有報應 如種果獲實 世尊則為父
 經法以為母 同學者兄弟 因是而得度

又彌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語阿難我本求道時勤苦無數乃得成佛其事非一佛言阿難乃
 往過世時有太子號曰所現端正妹好從國觀出道見一人得病困篤見已有哀傷之心問
 於病人以何等藥得療卿病病者答曰唯王身血得療我病爾時太子即以利刀刺身出血
 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悔恨爾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斗量我身施血不可
 稱限又往過世有王太子號曰蓮華王端正妹好從國觀出道見一人身體病癢見已哀念
 問於病者以得何藥療於汝病病者答曰得王身髓以塗我身其病乃愈是時太子即破身
 骨以得其髓持與病者歡喜惠施心無悔恨爾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斗量身
 髓布施不可稱計又往去世有王號曰月明端正妹好從宮而出道見盲者貧窮飢餓隨道
 乞丐往趣王所爾時月明王見此盲人哀之淚出謂於盲者有何等藥得療卿病盲者答曰
 唯得王眼能愈我病眼乃得視是時明王自取兩眼以施盲者其心清然無一悔意爾時月

明王者。即我身是。須彌之山。尚。可。稱。知。斤。兩。我。眼。布。施。不。可。稱。計。佛。語。阿。難。彌。勒。善。薩。本。求。道。時。不。持。耳。鼻。身。命。等。施。以。成。佛。道。但。以。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彼。無。上。正。真。之。道。阿。難。白。佛。以。何。善。權。得。致。佛。道。佛。語。阿。難。彌。勒。善。薩。晝。夜。各。三。正。衣。束。體。叉。手。下。膝。着。地。向。十。方。佛。說。此。偈。言。

我。悔。一。切。過。勸。助。衆。道。德。歸。命。禮。諸。佛。令。得。無。上。慧。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曰。賢。提。時。有。長。老。比。丘。長。病。委。頓。巖。瘦。垢。穢。在。賢。提。精。舍。中。臥。無。瞻。視。者。佛。將。五。百。比。丘。往。到。其。所。使。諸。比。丘。傳。共。視。之。爲。作。漿。粥。而。諸。比。丘。聞。其。臭。處。皆。共。賤。之。佛。使。帝。釋。取。其。湯。水。佛。以。金。剛。之。手。洗。病。比。丘。身。體。地。尋。震。動。豁。然。大。明。莫。不。驚。肅。國。王。臣。民。天。龍。鬼。神。無。央。數。人。往。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佛。爲。世。尊。三。界。無。比。道。德。已。備。云。何。屈。意。洗。病。比。丘。佛。告。國。王。及。衆。會。者。言。如。來。所。以。出。現。於。世。正。爲。此。窮。厄。無。護。者。耳。供。養。病。瘦。沙。門。道。人。及。諸。貧。窮。孤。獨。老。人。其。福。無。量。所。願。如。意。會。當。得。道。王。白。佛。言。今。此。比。丘。宿。有。何。罪。因。病。積。年。療。治。不。差。佛。告。王。曰。往。昔。有。王。名。曰。惡。行。治。政。嚴。暴。使。一。多。力。五。百。至。令。鞭。人。五。百。假。王。威。怒。私。作。寒。暑。若。欲。鞭。者。責。其。價。數。得。物。者。鞭。輕。不。得。鞭。重。舉。國。患。之。有。一。賢。者。爲。人。所。謀。應。當。得。鞭。報。五。百。言。吾。是。佛。弟。子。素。無。罪。過。爲。人。所。枉。願。小。垂。恕。五。百。聞。是。佛。弟。子。輕。手。過。鞭。無。着。身。者。五。百。壽。終。墮。地。獄。中。拷。掠。萬。毒。罪。滅。復。出。墮。畜。生。中。常。被。搗。

五百餘世罪畢爲人常嬰重病痛不離身爾時國王者今調達是五百者今此病比丘是時賢者今吾身是吾以前世爲其所怨鞭不着身是故世尊躬爲洗之人作善惡殃福隨人雖更生死不可得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搗杖良善 妄譏無罪 其殃十倍 災迅無赦 生受酸痛 形體毀圻
自然惱病 失意恍惚 人所輕笑 或縣官厄 財產耗盡 親戚離別
舍宅所有 災火焚燒 死入地獄 如是爲十

時病比丘聞佛此偈及宿命事起心自責所患除愈得阿羅漢道賢提國王沒命奉行得須陀洹道又善生經云。瞻病人不應生狀。若自無物出外求之。若不得貸。三寶物看差已十倍還之。五百問事云。看病人將病人物爲病人供給所須。不問病者或問起嫌。並不得用。若已取者應償。不還犯重罪。又四分律云。看病得五功德。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便與。二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利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爲衣食故看。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命終。五能爲病人說法歡喜。己身善法增長。

醫藥部第四

夫人有四肢五藏。豈覺登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

陷而為癰疽。奔而為之。憊竭而為焦。故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濟。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大大患。云何為三。一風為大患。二痰為大患。三冷為大患。然有三良藥治風患者。酥為良藥。及酥所作飯食。若痰患者。蜜為良藥。及蜜所作飯食。若冷患者。油為良藥。及油所作飯食。是謂三大大患有此三藥治如是。比丘。亦有三大大患。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然有三良藥治。一若貪欲起時。以不淨。往治。及思惟不淨道。二若瞋恚。大患者。以慈心。往治。及思惟慈心道。三若愚癡。大患者。以智慧。往治。及思惟因緣所起道。是謂比丘。有此三大大患有此三藥治。又金光明經云。佛在世時。有持水長者。善知醫方。救諸病苦。持水長者。有子。名曰流水。端正第一。威德具足。受性聰敏。善解諸論。見諸衆生。受諸苦惱。時長者。子。即至父所。說偈問言。

云何當知 四大諸根 衰損代謝 而得諸病 云何當知 飲食時節 若食食已 身火不滅 云何當知 治風及熱 水過肺病 及以等分 何時動風 何時動熱 何時動水 以害衆生 時父長者 即以偈頌 解說醫方 而答其子 三月是夏 三月是秋 三月是冬 三月是春 是十二月 三三而說 從如是數 一歲四時 若二二說 足滿六時 三三本攝 二二現時 隨是時節 消息飲食 是能益身 醫方所說

隨時歲中 諸根四大 代謝增損 令身得病 有善醫師 隨順四時 三月將養 調和六大 隨病飲食 及以湯藥 多風病者 夏則發動 其熱病者 秋則發動 等分病者 冬則發動 其肺病者 春則增劇 有風病者 夏則應服 肥膩醃酢 及以熱食 有熱病者 秋服冷甜 等分冬服 甜酢肥膩 肺病春服 肥膩辛熱 飽食然後 則發肺病 於食消時 則發熱病 食消已後 則發風病 如是四大 隨三時發 病風羸損 補以酥膩 熱病下藥 服阿梨勒 等病應服 三種妙藥 所謂甜辛 及以酥膩 肺病應服 隨時吐藥 若風熱病 肺病等分 違時而發 應當任師 秤量隨病 飲食湯藥

又智度論云。般若波羅蜜。能除八萬四千病。根本。此之八萬四千。皆從四病起。一貪。二瞋。三癡。四三毒等分。此之四病。各分二萬一千。以不淨觀。除貪欲二萬一千。煩惱。以慈悲觀。除瞋。惡二萬一千。煩惱。以因緣觀。除愚癡二萬一千。煩惱。總用上藥。除等分病二萬一千。煩惱。譬如寶珠。能除黑暗。般若波羅蜜。亦能除三毒煩惱病。

安置部第五

蓋聞。三界之宅。寔四大之器。六塵之境。是五陰所居。良由妄想虛構。或倒交與。致使萬苦爭

讀者一本
作餘香

總。百憂總萃。今既報熟。命臨風燭。然衆生貪著。至死不覺。恐在舊所。戀愛資財。染若眷屬。佛
 教移處。令生厭離。知無常將至。使與心正念也。如僧祇律云。若是大德病者。應在露現處。上
 好房中。擬道俗問訊。生善瞻病人。每須燒香。然燈。香汁塗地。供侍人客。依西域祇洹寺圖云。
 寺西北角。日光沒處。爲無常院。若有病者。安置在中。堂號無常。多生厭背。去者極衆。遠唯一
 二。其堂內安一立像。金色塗者。面向東方。當置病人。在像前坐。若無力者。令病人臥。面向西
 方。觀佛相好。其像手中。繫一五色綵幡。令病人手執。幡脚作往。生淨土之意。坐處雖有便利。
 世尊不以爲惡。原其此土。本是雜穢之處。猶降靈俯。接下類群生。况今將命。投佛。寧相棄捨。
 隨病人所樂何境。或作彌陀彌勒阿閼觀音等形。如前安置。燒香散華。供養不絕。生病者善
 心。

敎念部第六

夫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沉於
 苦海。迷途遠。弱喪亡歸。區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終自空。談。靡依靡救。不信不受。生
 靈一謝。再返無期。所以撫心自惻。臨危安泰也。故十誦律云。看病者。應隨病者。先所習學。而
 讚歎之。不得毀辱。退本善心。又四分律云。爲病人說法。令其歡喜。又毗尼母論云。病人不用
 看病。人語看病。人違病者。意並得罪。又華嚴經。臨終爲病人說偈云。

又放光明。名見佛。彼光變。猶命終者。念佛三昧。必見佛。命終之後。生佛前。
 念彼臨終。勸念善。又示尊像。令瞻敬。又復勸令歸依佛。因是得成。見佛光。
 往生論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成就者。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何等爲五。
 一者禮拜。二者讚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迴向。又隨願往生經云。佛告普賢菩薩。若四
 輩。男子女人。臨終之日。願生十方佛刹土者。當先洗浴。身體着鮮潔之衣。燒衆名香。懸繒幡
 蓋。歌讚三寶。讀誦尊經。爲病者說。因緣譬喻。善巧言詞。微妙經義。苦空非實。四大假合。形如
 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當歸壞敗。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
 願。無不獲果。

助一本作
明○常注
一本作常
注

述曰。如前教已。復將經像。至病人所。題其經名。像名。告語示之。使開目。親見。令其慳慳兼請。
 有德智人。讀誦大乘。助揚讚頌。幡華亂墜。宛轉日前。香氣氤氳。常注鼻根。常與善語。勿傳惡
 言。以臨終時。多有惡業。相現。不能立志。排除是故。瞻病之人。特須方便。善巧誘誘。使心心相
 續。剎那不駐。乘此福力。作往。生淨土之意。故智度論云。從生作善。臨終惡念。便生惡道。從生
 作惡。臨終善念。而生天上。又維摩經云。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
 於破戒病人。不求恩惠。心不疲倦。供養病人。命終。生普觀天。五欲縱逸。不知厭足。而說頌曰。
 紫紉未可得。深濱徒再離。一逢犬馬病。責育罷驅馳。既無九轉術。

不晉一本
作不晉

復闕萬金奇一 不若授盟掌一 唯夢遊華池一
感應緣十四

晉歐陽曹掾

晉袁無忌

晉康法朝

晉安慧則

宋釋曇顛

魏王長豫

宋王文明

宋李清

唐薩孤訓

唐釋微師

齊釋慧進

隋釋僧喜

晉上一本
有陳國二
字○王十
一本有江
安令三字
○字上一
本有吳興
二字○喜
一本作晉
○陸一本
作神次同

晉南郡譏曹掾。姓歐。得病經年。骨消肉盡。巫醫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得睡。眠夢見。數沙
門來視其父。明旦便往詣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為何神。沙門為說事狀。便將詣道人。請讀
經。再宿。病人自覺病如輕。畫得小眠。如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綵衣。手中有持旛仗
者。刀矛者。於門走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扉前。忽便還走。語後衆人。小住小住。屋中純是道
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右此一驗
晉陳國袁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疫癘。家百餘口。死亡垂盡。往避大宅。權住田舍。有一小
屋。兄弟共寢。版牀薦席。數重夜眠。失曉牀出。在戶外。宿昔如此。兄弟恠怖。皆不眠。後見一婦
人。來在戶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戶外。時未曙。明月朝見之。綵衣白莊。頭上有花鋪及銀釵象
牙梳。忌等便逐之。初繞屋走。四倒。頭髮及花鋪之屬。皆墮落。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臨道

花鋪一本
作范鋪次
同

此若一本
作此居

有井。遂入井中。忌還眠。天曉。視花鋪及銀牙梳。並是真物。掘填井。得一楸棺。三分井水所漬。
忌便易棺器衣服。還其物於高燥處。葬之。右此一驗
晉沙門康法朝。學於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
圖。無復堂殿。蓬蒿沒人。法朝等下瞻禮拜。見有二僧。各居其傍。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汗
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朝等惻然。與念留為煮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
朝等共料理之。其夜朝等並謂病者必不移且。至明晨往視。容色光悅。痛狀休然。屋中穢物。
皆是華鬘。朝等乃悟。是得道真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尙。久得道慧。可往禮
觀。法朝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
朝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朝伴云。慧此若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朝後還
中山。為大法師。道俗宗之。右此一驗
晉雒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常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晉永嘉年中。
天下疫病。則晝夜祈禱。願大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
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雒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練。寫大品一部。合
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氏。供養。胡母過江。賣
經。自隨。後為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

胡氏一本
作胡母氏

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儲靖寺。靖首尼處。右此一驗也。
 晉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為治之。剝出腸胃。瀉洗。腸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衆患豁然。尋得復常。案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義公所夢。其是乎。義以太元七年亡。自竺長舒至。義六事。並宋尙書令傅亮所撰。亮自云。其先君與義遊處。義每說其事。輒懷然增。愈焉。
 宋羅瓌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宋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若心痛。守命。閤門遠懼。屬續待時。費氏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於此遂致死也。既而睡臥食頃。如寤如夢。見佛於胸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瓌從妹。即琰。外族曾祖。尙書中兵部。費悟之。夫人也。于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戒至終。每以此瑞。進化子姪焉。
 宋時。王文明。宋泰始末。作江安令。妻久病。女於外為母作粥。將熟。變而為血。藥之更作。亦復如初。如此者再。母尋亡沒。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臥靈牀上。貌如平生。諸兒號感。奄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手下婢。姪身。將產。葬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詣墓所。部伍始發。妻便現形。入戶打婢。其後諸女。為父辦食。殺鷄。剝洗已竟。鷄忽跳起。軒首長鳴。文明尋卒。諸男

相繼喪亡 右此三驗 出述異記

宋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夕。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何家來。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異惡。敬便雨淚。言知吾子孫如何。答云。且可。我今令卿得脫。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言。僧達道人。是官師。甚被敬禮。當苦告之。還內良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層寺。官所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今可改悔。和尙明出。當相佐助。清還先與中夜寒。齟凍。至曉門開。僧達果出。至寺。清便隨逐。稽顙。僧達云。汝當革心。為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得。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遇沙門。長跪請曰。此人僧中宿世弟子。忘失正法。方將受苦。先緣所追。今得歸命。願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當易扶濟耳。便還向朱門。俄遣人出云。李參軍可去。敬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枝。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鄉親塞堂。欲入不得。會買村還。家人及客。赴監視之。唯屍在地。清入至屍前。聞其屍。自念悔還。但外人逼突。不覺入屍時。於是而活。即營理敬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三寶。勤信法教。遂作佳流弟子。右此一驗也。

宋長干寺。有釋曇顯。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獨絕。顯嘗患癩瘡。積治不除。房內常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墮地。涎涎沐身。狀如已死。顯候似活。即取竹刮除涎。涎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行取涎。灌以佛禪上。所傳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痕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君王所重。名播遐邇。後卒。所住一年八十一。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魏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至所珍愛。遇疾轉篤。丞相憂念特至。政在牀上。坐不食。已積日。忽為現一人。形狀甚壯。若鎧執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將疾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命求食。食遂至數升。內外咸未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右此一驗出幽明錄

前齊永明中。楊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病。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迺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慙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迺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也。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及疾篤。將臨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藥。糧粒既斷。願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夕。因覺為

臨一本作

臨一本作

病。死後破腸看之。果如所言。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甕中埋之。以大業初年。卒于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殮。絳州僧襲比丘。承習善公。不虧化法。善師終日。他行不見。後尋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震裂。響發林谷。見地分涌。發出于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舌骨肉。以為塔。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薩孤訓者。為行軍倉曹參軍。及屠龜茲城。後乃於精舍。剝佛面。取金旬日之間。眉毛總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所得金者。皆剋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唐錄州南孤山。陷泉寺沙門。徹禪師。曾行遇。獺人在穴中。徹引出山中。為鑿穴。給食。令誦法華經。索不讀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漸覺愈。一部既了。鬚眉平復。膚色如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言驗矣。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校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校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麗何〕

捨身篇第九十六 此有二部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述意部第一

夫色性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入微終散。雖復廻天。震地之威。會歸磨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所以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塵不同。風火常異。垺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爲譬。菩薩利生。方窮其旨。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僞值。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橫指呼空。名之爲有。養已傷命。號之爲毒。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己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温肌。嗷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囊。盜俎充庖。無始迄今。供此幻我。亦未厭足。靜思此事。豈不罪歟。今既覺過。徒蓄坏瓶。物我俱空。資惜何在。是以體知幻僞。大士常心。捨妄求真。菩薩常願。證知三界。爲晨夜之宅。惺悟四生。爲夢幻之境。外云。生以身爲逆旅。死當以天地爲棺槨。內云。王子投身。功逾九劫。剎肌質。骸震三千。將今類古。冀望同爾。欲使白牛有長路之能。寶舟有彼岸之力也。

引證部第二

如金光明經云。佛告大衆。過去有王。名摩訶羅隨。常行善法。無有怨敵。時有三子。殊特第一。生以身一。本作生則。以身命。

令人安隱 一本作能 令行人安 隱受樂 ○ 見是虎已 曾一本作 見是虎已 作如是言 怪說此虎 產來七日 七子圍繞 不得求食 ○ 三王子 曾下一本 有我等今 者以食惜 故於此身 命不能放 捨智想謂 少故於是 事而生驚 怖廿八字 ○ 到矣下 一本有何 以故三字

第一太子。名摩訶波那羅。次子名摩訶提婆。小子名摩訶薩埵。是三王子。於園遊戲。漸到竹林。憩駕止息。第一王子。作如是言。我於今日。心甚怖懼。於是林中。將無衰損。第二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不自惜身。但離所愛。心憂愁耳。第三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獨無怖懼。亦無愁惱。山中空寂。神仙所讚。是處閑靜。令人安隱。轉復前行。見有一虎。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圍繞周匝。飢餓窮悴。身體羸損。命將欲絕。第一王子。見是虎已。言若爲飢逼。必還瞰子。第三王子。言。君等誰能與此虎食。第一王子。言。此虎餘命無幾。不容餘處。爲其求食。命必不濟。誰能爲此。不惜身命。第二王子。言。一切難捨。不過己身。第三王子。言。若諸大士。欲利益他。生大悲心。不足爲難。時諸王子。心大愁憂。久住視之。目未曾捨。作是觀已。尋便離去。爾時第三王子。言。我今捨身。時已到矣。我從昔來。多乘是身。都無所爲。隨時將養。令無所乏。而不知恩。反生怨害。然復不免。無常敗壞。今捨此身。作無上業。於生死海中。作大橋梁。永離愛患。無常變異。智慧功德。具足成就。即便語言。兄等今者。可與眷屬。還其所止。爾時王子。摩訶薩埵。還至虎所。脫身。衣裳。置竹枝上。作是誓言。我今爲利諸衆生。故證於最勝無上道。故欲度三有諸衆生。故。是時王子。作是誓已。即自放身。臥餓虎前。以大悲力。虎無能爲。王子念言。虎今羸瘦。身無勢力。不能得我身。血肉食。即起求刀。了不能得。即以乾竹刺頸。出血。是時大地。六種震動。日無精光。又雨雜華。種種妙香。時虛空中。有諸天。見心生歡喜。歡未曾有。善哉大士。真大

捨身下一
本有以詞
顯虎四字

悲者。為衆生故。能捨難捨。不久當證清淨涅槃。是虎見血流。汗王身。即便舐血。噉食其肉。唯
留餘骨。爾時兩兄。見地大動。日無精光。雨諸華香。必是我弟。捨所愛身。時二王子。心大恐怖。
涕泣悲歎。容貌頹瘁。復共相將。遠至虎所。見弟所著衣裳。皆悉在一竹枝之上。骸骨豎爪。布
散狼藉。流血處處。徧汗其地。見已悶絕。不自勝持。投身骨上。良久乃寤。即起舉手。呼天而哭。
我弟幼稚。才能過人。父母所愛。奄忽捨身。我今還宮。父母設問。當云何答。我輩在此。併命一
處。不忍還見。見父母眷屬。時小王子。所將侍從。各散諸方。互相謂言。今者我天。為何所在。爾時
王妃。於睡眠中。夢乳被割。牙齒墮落。得三鴿離。一為鷹食。爾時王妃。大地動時。即便驚寤。心
大恐怖。而說偈言。

今日何故。大地大水。一切皆動。物不安所。日無精光。如有覆蔽。

我心愛苦。目瞬瞋動。如我今者。所見瑞相。必有災異。不祥苦惱。

於是王妃。說偈已。時有青衣。在外聞王子消息。心驚惶怖。即啓王妃。作如是言。向者在
外。聞諸侍從。推覓王子。不知所在。王妃聞已。作大憂惱。至大王所。具傳此事。王聞悶絕。悲哽苦
惱。收淚而言。如何今日。失我心中所愛重者。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摩下一本
有欲重官
此經五字

爾時大王。即從座起。以水灑妃。良久乃蘇。還得正念。微聲問王。
我子今者。為死活耶。爾時大王。即告其妃。我今當遣大臣使者。

周徧東西。推求其子。汝今且可。莫大憂愁。大王如是。慰喻妃已。

即便嚴駕。出其宮殿。是時大王。既出城已。四向觀望。求覓其子。

頃悅心亂。靡知所在。最後遙見。有一信來。既至王所。作如是言。

願王莫愁。諸子猶在。不久來至。令王得見。須臾之頃。復有臣來。

大王當知。一子已終。二子雖存。哀涼無賴。第三王子。見虎新產。

飢窮七日。恐還食子。見是虎已。深生悲心。發大誓願。當度衆生。

於未來世。證成菩提。即上高處。投身餓虎。虎飢所逼。便起噉食。

一切血穴。已為都盡。唯有骸骨。狼籍在地。是時大王。聞臣語已。

轉復悶絕。失念躡地。憂愁盛火。熾然其身。諸臣眷屬。亦復如是。

以水灑王。良久乃蘇。復起舉手。號天而哭。復有臣來。而白王言。

向於林中。見二王子。愁愛苦毒。悲號啼哭。迷悶失念。自投於地。

臣即求水。灑其身上。是最小子。我所愛重。無常大鬼。奄便吞食。

其餘二子。今雖存在。而為愛火。之所焚燒。或能為是。喪失命根。

我宜速往。至彼林中。迎載諸子。急還宮殿。其母在後。憂苦逼切。

與諸侍從。欲至彼林。即於中路。見其二子。號天扣地。稱弟名字。

時王即前抱持二子悲號涕泣隨路還宮速令二子觀見其母
 佛告樹神汝今當知爾時王子摩訶薩埵捨身飼虎今我身是
 爾時大王摩訶羅陀於今父王輸頭檀是爾時王妃今摩耶是
 第一王子今彌勒是第二王子今調達是爾時虎者今罽夷是
 時虎七子今五比丘及舍利弗目犍連是

爾時大王摩訶羅陀及其妃后悲號涕泣悉皆脫身御服瓔珞與諸大眾往竹林中收其舍利即於此處起七寶塔是時王子摩訶薩埵臨捨命時作是誓願願我舍利於未來世過算數劫常為衆生而作佛事又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罽夷云爾時佛告宿王華菩薩乃往過去無量恒伽河沙劫有佛號日月淨明德如來爾時彼佛為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及衆菩薩諸聲聞衆說法華經是喜見菩薩樂習苦行於日月淨明德佛法中精進經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而自念言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不如以身供養即服諸香油千二百歲已香油塗身於淨明德佛前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通力而自然身光明徧照八十億恒伽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證言善哉善哉是名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其身火然千二百歲過是名已後其身乃盡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已命終之後復生淨明德佛國中於淨德王家忽然化生而白父言淨明德佛今故現在我先供養佛已得解一切衆

佛明上一
 本有日月
 二字次同
 遇是下一
 本無名字
 ○家下一
 本有結助
 快世四字

無罪一本
 作無者

生語言陀羅尼復聞是法華經我今當還供養此佛乃至彼佛入涅槃已收佛舍利作八万四千寶塔即於八万四千塔前然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而以供養令無數衆聞無量阿僧祇人發阿耨菩提心爾時諸菩薩天人阿脩羅等見其無臂憂惱悲哀喜見菩薩是我等師教化我者而今燒臂身不具足于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於大眾中立此誓言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自然還復當爾之時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天雨寶華一切人天得未曾有佛告宿王華菩薩於汝意云何一切衆生喜見菩薩豈異人乎今藥王菩薩是也若有發心欲得阿耨菩提者能然手指乃至一指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珍寶而供養者問曰菩薩捨身得自殺罪不答曰依律未捨命前得方便小罪偷闌遮若捨命已無罪可屬所以不得殺人罪若依大乘菩薩厭離生死為供養佛及為一切衆生與大悲心無害他意反招其福何容得罪故文殊師利問經云佛言若殺自身無有罪報何以故如菩薩殺身唯得功德我身由我故若身由我得罪果者剪爪傷指便當得罪何以故自傷身故菩薩捨身非是無記唯得福德是煩惱滅故身滅故得清淨身譬如垢衣以灰汁澀濯垢滅衣在尸毗明菩薩捨身非唯一二如月光捨頭身命王濟厄樵人或作大羅大羅救人水難或作大魚肉山施飢拔苦如是具列非一並故配前篇恐以文繁不可重述

指一本作

興勝無遺生 季業有歸盡 捨理既迫 霍子命亦殞 屢屢厚霜栢
納納衝風蘭 邂逅竟慨時 脩短非所愆 恨我吾子志 不得巖上浪
送心正覺前 斯痛久已忍 既知人我空 何愁心不謹 唯願乘來生
怨親同讎睽

感應緣九驗

黃帝時軍封子

宋沙門釋慧益

周沙門釋靜藹

宋沙門釋慧紹

梁沙門釋道度

隋沙門釋大志

宋沙門釋僧瑜

周沙門釋僧崖

唐沙門釋會通

過一本作

寧封子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遇之為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視其炭盛。猶有其骨。時人共葬之。寧北山中。故謂之寧封子焉。
右此一驗
世復神驗

實下一本
有者字

宋臨川招提寺。有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為僧。要弟子精勤。寡屬。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乃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窟。足容己身。乃還寺辭要。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齋。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及賣金寶。不可稱數。至夜行

十下一本
有五字

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薪所。薪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天。則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

山一本作

宋廬山招提寺。有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嘗以為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轍。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却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為窟。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也。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乃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晴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晦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窟。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走彌盛。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樹。根枝豐茂。巨細相如。貫壤直聳。遂成奇樹。深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剋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語。因號為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為平南長史。親觀其事。具為傳贊曰。

悠悠玄機 茫茫至道 出入生死 孰為妙寶 其自昔藥王 殊化絕倫
往聞其說 今觀斯人 其英英沙門 慧定心固 凝神紫氣 表述雙樹 三

其德可樂 其操可貴 文之作矣 或感勞翫四

宋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卻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酥油。有頃。又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篤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慙慙。遣大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諷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乃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開。慧益道人。今就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囑。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懇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鑊據一小牀。以劫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大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乃答曰。微軀賤命。何足止留。天心聖慈。同己者。願度世人。出家。降勅。即許。益乃自手執燭。以然帽。帽燭。乘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鬚聲。猶分明。次至眼。乃味。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救淚。火至。明且。乃盡。帝於于時。聞空中。笳笳異香。芬馥。帝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爲設齋。度人。令齋主。唱白。具敘。徵祥。燒身之處。造藥王寺。以擬本事也。梁普通年。小莊嚴寺。有道度禪師。戒行淳直。善明摩訶衍。梁帝欽重。齊同四果。禪師每厭此。

其一本作

身將同毒樹。若身命無常。藥屍隨林。施以鳥獸。於檀度成滿。亦爲善業。八萬戶蟲。不可燒盡。非所勸也。乃稍積薪柴。漸就滅食。其普通七年十一月三日。鐘自虛鳴。寺衆驚恐。莫測何相。其月八日。鐘復自鳴。乃與大衆共結善緣。爾後不復更食。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飲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衆同往。見瓶。發五色光。曜雜氣氤氳。至二十九日。且。寺主僧全等數人。共登禪室。遙見。霧中。紫光外照。其日將暮。忽有群鳥五六百頭。同集一樹。俄頃。西飛。是夜二更。初竟。寺有雜色光。映燭房宇。至五更中。聞山頂上火聲。振裂。驚走。往觀。見禪師。合掌火中。春秋六十有六。刺史武陵王。乃遣灑掃。收斂於其處。而建塔焉。後時。聞山頂有石磬之聲。聲甚清徹。先燒身之處。有大樹枯死。十有餘年。禪師入山。常坐樹下。後春。遂生枝葉。梁高僧傳。周益州沙門。釋僧崖。姓牟氏。而幼年少言。不雜俳戲。每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請不。坐。以終日。人間其故。答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剛正。嘗隨伴捕魚。得己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學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獲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衆重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一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獲衆奔散。蛇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徧野。久久乃滅。尋爾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愛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隄防決壞。遂即出家。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

及一本作令

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號。以為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為空。答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眾服其言。孝愛寺。免法師者。有大見解。承崖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禮敬。解衣施之。願大眾曰。真解般若。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滅火。餘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眾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煙焰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為四眾說法。誦經。或及諸切詞要義。則領頭微笑。時或心息。私有言者。崖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我者。則空燒此手。何異樵頭耶。於是大眾懷然。莫不專肅。其後復告眾曰。末劫輕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今為寫大乘經教。故燒身手。欲令倍重佛法也。闍境士女聞者。皆來遶數萬匝。崖怡然澄靜。容色不動。顯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殆將沾漬。便斂心入定。即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然各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嚼生五骨。拔而折之。吐施大眾曰。可為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或見大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驚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昔年大德。捨六度。錫杖并紫被。贈崖入火。

偈頂一本作信重

僧上一本有指為二字

又傾一本作有頃

僧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誼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師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為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餘萬眾。擁壘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為眾說法。時時舉目。視於薪藉。欣然獨笑。又傾右脇而寢。都無氣息。俄若木人。偶忽起。問曰。時將欲至。下足。先白眾僧曰。佛法難值。宜共護持。先所積柴。壘以為樓。高數十丈。上作乾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樓。遙旋三匝。禮拜四門。便登其上。憑欄下望。令念般若。若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乃大福也。促令下火。皆懼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時。身已自焦。垢重復一禮時。身踏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如本。免法師乃命。收取壘于塔下。初未燒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不可壞也。眾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然崖自生及終。顯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眾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興者。偏嗜飲。流俗落度。隨崖壘後。私發願曰。今值聖人。誓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肉。大是好事。汝若食一眾生肉。即食一切眾生肉。若又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

免法師一本作專法師

者。當如死屍中蟲。蟲即肉也。又曰。日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見其言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滅。於是佛興。麴心精進。邊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有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久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想。崖曰。衆生有相故。故痛耳。又曰。常云。代衆生受苦。爲實得不。答曰。既爲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乃謂侍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竝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坐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名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病。乃至畜生下類。檀越愼之。勿妄輕也。及將動火。皆觀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見柴樓之上。如日出形。并雨諸華。大者如兩斛筩許。小者如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長觸皆消。及崖滅後。郫縣人於郫江邊。見空中有油絡垂。崖在其上。身服班納黃。偏袒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百僧。皆單竹織。乘空西沒。又潼州靈果寺僧慧策者。承崖滅度。乃爲設大齋。於市中。至於食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應會。仍雨龍毛。五色分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華。幡香煙。滿空繽紛。大

道上一本
有三字
榮一本作
巖

分下一本
有爲字

衆通見。又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華嚴合盛。光榮庭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牀。不見焚身。心懷悵悵。夢崖將一沙彌來。把裏三斛計。香并檀屑。分四聚。以遞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煨燼既盡。即覺爽健。又請現瑞。答曰。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真名光明。徧照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在外村。爲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即應聲。二百人許。悉見天華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華形漸大。如七寸槃。皆作金色。明淨耀目。四衆就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平論。時屬二更。忽聞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後走趁。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身後八月中。獲人牟難當者。就驢山頂。行獵。擲箭。弩穿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青驢。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作田矣。便爾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萬衆。舉目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要。崖曰。汝可勞捉我。乃指前雞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爲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長房三寶錄。并益部集異記。

可一本作
何

困一本作

周終南山。釋靜謐。姓鄧氏。滎陽人也。夙標俗舉。以溫潤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乃撫心曰。余生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谷。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吊。殫形嵩岳。尋括經論。用忘寤寐。復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求道情通。掩抑十年。後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亡返。山本無水。須便潤飲。嘗於昏夕。覺人侍立。忽降虎來。前爬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濕。使人挑掘。飛泉通涌。從是已來。遂省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爬泉是也。後周武滅法。於建德三年五月。行唐關中。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部。於所治府。與諸左右。彷彿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騰空虛。在於鳥路。大者。上摩霄霄。小如十斛。因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類幡無脚。爾日天晴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冬官府。道經關土。北見重牆。上有黃書。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揚墜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絨篋。初武帝知。志烈欣。欲見之。乃勅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既衣道人。朕將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藹居山幽。隱。追尋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潛遁。睹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報纏。無力毗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捨身。故先五衆。初不慕從。且廣集大小乘。三寶集記。二十餘卷。藏諸巖穴。使後代再興。後厭身情迫。獨據別巖。告弟子下山。明當早至。乃跏坐磐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

五一本作

引腸掛于松枝。不傷臟腑。自餘筋肉手足頭面。樹析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心驚。通夜失眠。明晨走赴。猶親合掌。捧心。身面西向。跏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山。遂壘石封外。就而殮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奇有志力。痛山額之莫仰。悲梁壤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險。乃見藏書。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為白色。即是菩薩之慈血也。遂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轍同古聖。列偈敘之。

無益之身	惡煩人功	解形窮石	散體崖松	天人脩羅	山神樹神
有求道者	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	見我骸骨	煩惱大船	皆為覆沒
願令衆生	聞我捨命	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	願令衆生	憶念我時
具足念力	多聞總持	此報一罷	四大彫零	泉林逕絕	巖室無聲
普施禽獸	乃至覬蟲	食肉飲血	善根內充	願我未來	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	要相拔濟	此身不淨	庭下尿囊	九孔常流	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	不可瞻觀	薄皮裹血	垢汗塗漫	此身臭穢	猶如死狗

華一本作
化
輪一本作

數一本作

願一本作

令自在一
本作令得
通○教生
一本作教
緣○復業
一本作復
業○不自
在
一本作
不自已○

台下一本
有智者大
師四字

惡一本作

御一本作

二一本作
三

六六合成，不從華有。觀此臭身，無常所囚。進退無免，會遭蟻螻。此身難保，有命必輸。狐狼所瞰，終成蟲豸。天人男女，好醜貴賤。死火所燒，暫見如電。死法侵入，怨中之怨。吾以為難，誓斷根源。此身無樂，毒虵之籠。四大圍遶，百病交涉。有名苦聚，老病死數。身心熱惱，多諸過咎。此身無我，以不自在。無實橫計，凡夫所宰。久遠迷惑，妄倒所使。喪失善根，畜生同死。棄捨百千，血乳成海。骨積大山，當來兼倍。未曾為利，虛受勤苦。衆生無益，於法無補。忍痛捨施，功用無邊。誓不退轉，出離四纏。捨此穢形，願生淨土。一念華開，彌陀佛所。遠見十方，諸佛賢聖。長辭三塗，正道決定。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法法，證大無生。法身自在，不斷三有。殄除魔道，護法為首。十地滿足，神化無方。德備四勝，號稱法王。願捨此身，早令自在。法身自在，在諸趣中。隨有利處，護法救生。復業應盡，有為皆然。三界無常，來不自在。他殺及死，終歸如是。智者不樂，應當是思。衆緣既淺，業盡今日。

隋廬山甘露峯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師事天台伏魔日久。覲覩其容。知其神志。故見

者眇眇。測非凡器。後於蓮華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頭陀為業。介爾一身。不避豺虎。聞有惡獸。輒往投之。皆避不瞰。經于七載。禪業無絕。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屏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製服毀形。纏布為衣。在佛堂內。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惡盡此骸。申明正教。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與顯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乃許之。勅設大齋。七衆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榻。上燒鐵。鑪赤。用烙其臂。並令焦黑。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蠟。澆下火。然之。光曜巖岫。于時大衆。見其苦行。皆痛心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故。或誦法句。歎佛功德。或為衆說法。言談苦切。臂燒既盡。如先下榻。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矣。唐終南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雍州萬年御宿川人。少欣儉素。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本志。投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讀法華經。至藥王品。便欣厭捨。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為屈。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煽發。煙火俱盛。卓爾跏坐。聲誦如故。尋爾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燒身火俱滅。乃收其骨。為起塔銘。又貞觀之初。荊州有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華。滋厭形器。俱欲捨身。節約衣食。欽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食。後頃絕米。唯食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二年二月八日。於荊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唯出面目。衆聚如山。歌贊雲會。誦法華經。至藥王燒處。

其姊先以火挂妹頂訖。妹又以火挂姊頂。清夜兩炬。一時同曜。焰下至眼。聲相轉鳴。漸下鼻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坐洞壑。一時火化。骸骨摧朽。唯二舌俱存。合衆欣嗟。爲起高塔。又近并州城西。有一書生。年可二十四五。誦法華經。捨燒供養。乃集數束蒿乾。積之。人問其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死。又貞觀年中。西京弘福寺有僧。名玄覽。趙州房子人。常樂禪誦。禮悔爲業。每語法屬。曰。雖同常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服。總作一嘆。付本寺僧。唯著一覆單衣。密去。致京東涇陰洪陂坊。側且臨渭水。稱念禮訖。投身深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矣。意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遮。兩妨其業。衆悟意盛。故乃從之。又卽入水。合掌稱佛。廣發願已。便投旋渦。於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取。爲起塔銘。本寺怪其不歸。便開衣嘆。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雖沾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蜜。行如薩埵。捨身尸毗。割股魚王。肉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敢附後塵。衣物衆具。任從佛教。臨終之日。人多不委。同學見書。方往尋究。知死符同。遺文不異。唐高僧傳。

訂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訂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雁何〕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送終篇第九十七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捨命部 遣送部 受生部

述意部第一

惟四大毒器。有穢斯充。六賊狂主。是境皆著。無復逆流之期。唯有循環之勢。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倏而弗爲。撒一食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淪滯生死。封執有爲。諸佛爲其斂眉。菩薩於茲泣血。竊見俗徒。貴勝父母喪亡。多造葬儀。廣殺生命。聚集親族。供待賓客。苟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譏。不修內典。所以父亡於斯。重苦母終。偏增湯炭。是以宛轉三界。綿歷六道。四趣易歸。萬劫難啓。痛慈母之幽靈。愍逆子之酬毒。但亢陽如久。必思甘雨之澤。災癘若多。剋待良醫之藥。惟斯考妣。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滅。苦報難排。若不懇諸勝福。樂果何容得證。庶使臨終發願。令入屍陀。葬具資身。並脩功德。冀濟飛走之飢。得免將來之債也。

捨命部第二

如十二品生死經云。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死者。謂羅漢無所著也。二曰。度於死者。謂阿那舍不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舍。往而還也。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

淨度一本
作淨土

涇。見道迹也。五曰無欺死者。謂八等入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心也。七曰數數死者。謂惡
 戒人也。八曰悔死者。謂凡夫也。九曰橫死者。謂孤獨苦也。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
 燒灼死者。謂地獄也。十二曰饑渴死者。謂餓鬼也。比丘當曉知是勿為放逸也。又淨度三昧
 經曰。若人造善惡業。生天墮獄。隨命終時。各有迎人。病欲死時。眼自見來迎。應生天上者。天
 人持天衣伎樂來迎。應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為說妙言。若為惡墮地獄者。眼見兵士持刀楯
 矛戟索。圍遶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各隨所作。得其果報。天無枉濫。平直無二。隨其所作。天
 網治之。又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見中陰相。若行惡業者。見三惡受苦。或見閻羅持諸兵杖。囚
 執將去。或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伎女莊嚴。遊戲快樂。如是勝事。又法句喻經云。昔
 佛在祇洹精舍。為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正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娶妻。
 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華。婦欲得華。無人取
 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走兒所。呼天號哭。斷絕復蘇。聞者莫不傷心。
 棺斂送還。家啼不止。世尊憇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
 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絕。
 亦復難勝。竟為誰子。何者為親。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華果熟。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從初樂愛欲。

則不一本
作不敗

可望入胞影。受形命如電。晝夜流難止。是身為死物。精神無形法。
 作命死復生。罪福則不匹。終始非一世。從癡愛長久。自作受苦樂。
 身死神不喪。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墮。盛美之壽。而便中天。唯願解說本所行
 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
 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
 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
 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作子。即以
 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事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
 如此。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命上一本
右附樹一

識神造三界。善不善三處。陰行而默至。所往如響應。色欲不色有。

一切因宿行。如種隨本像。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須陀洹道。又四分律。爾時世尊。為利益衆生。王命終。說
 偈說。

一切要歸盡。高者會當墮。生者無不死。有命皆無常。衆生墮有數。

一切皆有為 一切諸世間 無有不老死 衆生是常法 生生皆歸死
隨其所造業 罪福有果報 惡業墮地獄 善業生天上 高行生善道
得無漏涅槃

遣送部第三

述曰。生死連環。不離俗語。雖復出家。志求勝道。分段未捨。變易未除。仍依三界。隨俗遷流。至於存亡。皆依內外。臨終之日。安置得所。葬送威儀。具存下說。且論凶屍。安置南北。魂魄不同。今此略述。禮記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郊特生日。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魂也者。鬼之盛。左傳昭二年。子產對。趙景子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乎。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魂曰。以無有爲形乎。魄曰。有形也。若也。無有。何而問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問曰。既知魂與魄別。今時俗亡。何故以衣喚魂。魄不云喚魂。答曰。魂是靈。魄是屍。故禮以初亡之時。以己所著之衣。將向屍魄之上。以魂外出。故將衣喚魂。魂識己衣。尋衣歸魄。若魂歸於魄。則屍口。續動。若魂不歸於魄。則口。續不動。以理而言。故云。招魂。不言喚魂。故篇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

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伯桃。伯桃荆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屍。懸魂神之塞。故改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于衣被。何用衣爲。問曰。何須幡上書其姓名。答曰。幡招魂。置其乾地。以魂識其名。尋名入於閭室。亦投之於魄。或入於重室。反。重者重也。徒用以重之內。具安祭食。以存亡各別。明闇不同。故鬼神闇食。生人明食。故重用遺蔭。裹其食具。以安重內。置其坤地也。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卽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悉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故。此謂王法。不許屍身。復。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衆。出家人塚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

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吊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手。默慰吊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妄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伯尊親亡。靈口云。我既受戒。彼爲鬼神。故不合禮。恐破戒。故此不合教。反招無知之罪。伏惟師僧等。長養我法身。父母叔伯等。長養我生身。依斯乳哺。長大成人。思此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謝。不存敬恩。反起憎慢。繼。鄙夫何成孝子。故世尊極聖。尙自躬扶亡父屍。送况下凡。愚。輒生怠慢。故涅槃經云。知恩者。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於。

畜生。又淨飯王泥洹經云。白淨王。在舍夷國。病篤。將終。思見世尊及難陀等。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父思憶聲。即共阿難等乘空而至。以手摩王額上。慰勞王已。為王說摩訶波羅本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說法。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至閻維時。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在喪足後。阿難陀長跪。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雲復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來世人。皆兇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為是不孝。衆生設化法。故如來躬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衆山。駭駭涌沒。如水。上船。爾時一切諸天龍神。皆來赴喪。舉聲哭泣。四天王將鬼神億百千衆。皆共舉喪。白佛言。佛為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親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法。得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佛聽四王擔父王棺。即變為人。一切人民。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執香鑪。前行詣於墓所。令千羅漢。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以火焚之。佛言。苦空無常。猶如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爾時諸王。各持五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觀共收骨。藏盛金剛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供養塔廟。佛告衆會。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又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比丘尼。即是佛姨母。不忍見佛後當滅度。欲先滅度。與除儻女五百人。即是比丘尼也。康僧會法苑珠林云。凡夫貪染六塵。猶如餓夫食飯。不知厭足。今聖人斷貪除六情。離欲。故說出家尼為除儻也。以手摩佛足。送佛

三匝。稽首而去。現神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來。在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光明。以照諸冥。上曜諸天。五百除儻。變化俱然。同時泥洹。佛勸理家。作五百罽毼。麻油香華。樟栴梓材。事各五百。具伎正音。當以供養一切凡聖。親之莫不哀泣。閻維畢。捧舍利詣佛所。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真神足。飛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皆就坐。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難如命。告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穢身。兇惡急暴。嫉妬陰謀。敗道壞德。今母能拔。與丈夫行。獲應真道。遷靈卒無。何其健哉。勅令與廟供養。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陀羅雲。汝等發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爾時釋提桓因。四天王等。前白佛言。唯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言。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哺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諸佛皆自供養。闍維舍利也。時毗沙門天王。使諸鬼神。往栴檀林。取栴檀薪。至曠野之間。佛躬自罽毼。一腳阿難罽毼。一腳飛在虛空。往至塚間。爾時佛自取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四人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盡阿羅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十善化物。故爾時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養。依雜阿含經。愛道姨母。即是難陀親母也。又增一阿含經云。四部弟子中。略取前後者。且列八人。比丘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隣比丘。善能勸化。不失威儀。最後得道者。如須跋陀羅。臨得道日。入般涅槃。比丘尼中。最初得道者。如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如陀羅俱夷國尼。優婆塞。

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男。最後得道者。如俱夷那摩羅。優婆夷中。最初得道者。如難婆女。最後得道者。如藍優婆夷。

受生部第四

持上一本
有扶字

夫生則八識持。死則四大離散。迅矣百齡。終歸摩滅。循環三界。運轉靡停。故經曰。有始必終。既生則滅。聖教不虛。自親交臂。所以於此緣中。畧述六門。

第一門中。臨命隨時。檢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故瑜伽論云。此有情者。非色非心。假為命者。大小皆同。死通漸頓。諸師相傳。造善之人。從下冷觸。至齋已上。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後盡者。生於鬼趣。從腰至膝。熱氣盡者。生於畜生。從膝已下。乃至腳盡者。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煖。或在頂也。然瑜伽論云。羯羅藍義。最初託處。即名肉心。如是識於此處。最初託。即從此處。最後捨。釋云。依瑜伽論。由造善生上故。從下漸捨。至肉心後方說上捨。由造惡生下故。先從上捨。至肉心後方從下捨也。俱舍論云。若人正死。於可身分中。意識斷滅。若一時身死。根共意識一時俱滅。若人次第死。此中偈曰

次第死際。於心意識斷。下人天不生。中上非惡道。

論中釋曰。若人必往惡道。受生及人道。如此等人。次第於阿羅漢。此人於心意識斷絕。有餘

部說於頭上。何以故。身根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故。若人正死。此身根如熱石水。漸漸縮滅。於此等處。次第而滅。釋云。俱舍論述小乘義。故云。身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若依大乘。身根於此等處。與本識俱滅也。

第二受生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為行至應生道處。故起此中陰。衆生由宿業勢力。所生眼根。雖住最遠處。能見應生處。於中見父母變異事。若變成男。於母即起男人欲心。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此中有衆生。由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屬已。是時不淨已。至胎處。即生歡喜。仍託彼生。從此剎那。是衆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方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面向母背。皆胎是女。依母右脇。向母腹。而住。若胎非男非女。隨欲類。託生。住亦如此。無有異。於男女。皆具根。故是故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在胎中。增長。或作黃門。若託胎卵。二生。道理如此。若衆生欲受濕生。愛樂香。故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隨宿業。故。若是化生。愛樂處所。故至生處。若爾地獄。衆生云。何生樂處。所由心顛倒。故此衆生見寒風冷雨。觸身。見地獄火。猛熾盛可愛。欲得。觸。故往入彼。復見身為熱風光及火焰等。所炙。苦痛難忍。見寒地獄。清涼可愛。冷觸。故往入彼。胎卵。二生。於父母變異事。生愛。濕化。二生。不由託赤白。為身故無此。變。濕生。但愛著香。故至所生處。隨業善惡。所愛之香。自有淨穢。化生。但愛所依之處。地獄。雖是苦處。然罪人樂。亦得愛處。於中

受生何以故。非愛不受生。故論云。如往昔造作能感如此生。樂見身是如此位。見彼衆生亦爾。是故往彼。先舊諸師。作如此說。若衆生年三十時。行殺生業。網捕衆生。行此事時。必有伴類。此業能感地獄生。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年三十行網捕時。故言位。又見昔伴與昔不差。見地獄時。如昔見江湖諸伴類等。相牽共入其中。緣此起變。即於中受生。後解昔造所業雖多。必以一業牽地獄生。或於年二十時。作此業。或三十時。作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作業時。少老見地獄衆生。並如己年時。年時既相似。於此衆生起變。即往就彼。由此愛故。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又瑜伽論云。若居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妄見入於叢林竹籬蘆荻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爾時。便自聞有寂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妄見升宮殿等。可意相見。又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邪見心。是人以先不善爲因。邪見爲緣。故墜地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此不善之餘。生畜生餓鬼中。又法業盛故。墮畜生中。如淫欲盛故。生於鴿雀鴛鴦之中。瞋恚盛故。生於蚊蠅蚰蝨中。愚癡盛故。生豬羊蚌蛤中。憍慢盛故。生於獅子虎狼中。掉戲盛故。生鬪猴中。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分施善餘福。雖生畜生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心爲主。然其口業受報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獼猴。即生猴中。若言貪悞。如鳥語。如狗吠。駭如豬羊聲。如驢鳴。行如駱駝。自高如象。恐如逸牛。淫如鳥雀。怯如狐狸。諂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然由三毒

法業作一本雜業

爲本。三毒之中。貪愛爲重。如捉布一頭。餘則盡隨。故智度論云。若不斷愛。愛則潤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欲。生鳥雀中。多貪味。故圃中受生。又愛欲故。卵生。貪香味。故受濕生。隨其所愛。故起惡重業。則受化生。若惡重心。樂行罪業。死時妄見地獄。受其化生。若惡重愛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根不拔。苦樹常在。又瑜伽論云。云何生我愛無間已。生故無始。樂著戲論。因已熏習。故淨不淨業。因已熏習。故彼所依體。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種子。即於是處。中有異熟。無間得生。死時如稱。兩頭低昂時等。而此中必具諸根。遺恐業者。所得中有。如黑羆。光或陰暗夜。作善業者。如白衣。光或晴明夜。俱舍論云。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蟇。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重舉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鐵令熱。破之見蟲。

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生處。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譬如牛於夏時。欲事偏多。狗於秋時。熊於冬時。馬於春時。野干等。欲事無時。是時此衆生。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生野干中。若應生狗中。非時則生野干中。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一說。極促時死。已即受陰生。二說得住七日。七日滿。已處中有不限時節。三說得住四十九日。生緣未具。死已更受。亦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劫。住不命終。第五依瑜伽論云。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復生。乃至七七日受死生。自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前四皆不同也。

七日七日作一木七

第四通力遲速者。俱舍論云。此中陰遊空而去。如人捨命。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即到。二乘通力未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縱佛神力。亦不能遮令不往生。得往餘道。以乘力定。故論乘通勝者。據勝凡夫一乘神通。婆沙論云。神足勝者。據佛神通。速也。

第五互見不同者。依俱舍論云。若同生道中陰。定互相見。若人有天眼。最清淨。是一。道。惡類。此人亦得見彼生。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以最細故。薩婆多部云。若同於人道中受生。同是人道中陰。互得相見。此義為定。不能見餘道中陰。若人脩得天眼。此天眼則是道類。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中陰。色。中陰。色。細。餘。色。故。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陰。備能見五道。前四道中陰。非其所見。唯見地獄道中陰。

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六七歲小兒。而識解聰利。若菩薩在中陰。如圓滿少病人。具大小相。是故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能徧照萬俱胝剎浮洲。頌曰

高堂信逆旅 壞業理常幸 玉匣方委觀 金盞不復延 挽聲隨遙遠
羅影帶松懸 詎能留十念 唯應透四緣 幻工作同異 變弄作多身
愚俗諍人我 誰復非爾真 認者疑久固 達者知幻實 親疎既無定
何勞非著曼

感應緣 九驗

漢哀帝有女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

漢平帝時有牧女春死棺殮六日出棺

漢建安中李妖死十四日復生

漢陳留史殉死遺囑有徵

漢馮貴人亡死將百歲賊發塚顏色如故

漢靈帝時遼西人見遼水中浮棺內人語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

漢武帝時幸李夫人後卒哀帝見之帳中

漢時杜殿家葬而婢誤不得出經三十年開塚而婢尚生

漢洛陽沙門達多發墓得生人死來十二年

晉唐遵暴死經夕見有靈徵可驗

晉沙門訶羅竭存亡皆有靈徵神異難測

晉沙門竺法慧存亡亦有靈神化難測

宋沙門慧遠有弟子名黃遷存亡有驗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寢起魂復在被中眠。

宋時有兒將死。遠方魂歸報父母。

隋沙門釋玄景存亡。亦有徵祥可驗。

唐居士裴則男暴死而蘇。說冥道可驗。

唐崔軌卒後於妻家請立靈。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有女子田無登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掘養之。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病。春死。棺殮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死夫。乃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王莽篡位。

漢建安中。李妖死。十四日復生。其語具作鬼神。獻帝初平中。長沙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

漢陳留考城。史妯。字威明。年少時當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我。瘞上。若杖拔。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之。杖果拔出。即掘屍出活。走至井上。浴已平復。如故。復與隣人乘船至下邳。買鰓不售。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信之。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不相信。作書得報。以為驗實。其一宿便還。果得報書。具知消息。

當一本作

考城令江夏鄒買和聞之。姊病在鄉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遙三千。再宿。報書具知委曲。

漢馮貴人。凶死。將百歲。盜賊發塚。顏色如故。但肉微冷。羣賊幸之。致相妬忌。然後事覺。漢令支縣。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填我棺。椰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為。人懼不敢斫。因為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何而死。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凶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可卿往見之。若聞鼓聲。疾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制。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思情如生。良久聞鼓音。恨不能得往。當出戶時。拚閉其衣。襦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襦。

漢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後卒。帝哀思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帳。明燈燭。帝遙望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而不得就。乃遙視之。

漢杜般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眠。有頃漸問之。自謂嘗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至十五。及開塚後。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後神異記出。

漢普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羅義里。沙門達多。發墓取博。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漢明帝。在

恨上一本

華林都堂。以為妖異。謂黃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張塚得靈光女。婿范朋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符合。不足為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塚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辯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儁詣塚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氏。儁問暢曰。卿有死兒不。暢曰。有息子洪。年十五而亡。儁曰。為人所殺。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主上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儁遂具以實聞。啓后。后遣儁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拒之。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街內。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雜陽大市北有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桑木為。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主。吏曰。備雖柏棺。桑木為。槨遂不免兵。京師仰聞此。柏木勇貴。人疑賣棺者。化涵。故發此言。見洛陽寺記錄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久得蘇。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違離姑姊。竝歷年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

愛法一本
作受法

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見道文。近被錄來。既蒙恩放。仍畱看戲。不即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寤。開棺。棺遂至路。落棺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復得生。今為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為殊慶。在世無幾。儼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親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為孝敬。愛法持戒。慎不可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動以在心。不可忘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竝遭塗炭。長受楚毒。焦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為善。當何得耶。悉我所具。知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既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竝奉大法。初遵姑適南郡。徐漢長姊適江夏。樂瑜。其小姊適吳。與嚴晚。途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既差。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竝喪亡。長姊亦說。兒道文殯後。棺動。墮車。皆如叔言。既聞道說。道文橫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為製服。右此一驗

晉洛陽有釋訶羅鳩者。本襄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立。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雒陽。時疫疾甚流。咒者皆愈。至晉惠帝元康元年。

廼入止其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腳
踞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已。水從中出。清香滯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
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閣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室
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亡已三十餘年。定後
至京。傳之道俗。

晉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佛圖畫。爲師。晉康帝建元年。至襄陽。止羊叔
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齎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
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
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翁。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
畔之間。果見一翁。將牛耕田。慧從乞牛。翁不與。慧前自捉牛鼻。翁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
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翁。翁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移。蔡。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
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
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猶在刑吾。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城門外深一丈。蔡
眷屬居民等。並皆沒死。右此二驗也。

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慧印。善禪法。號曰禪師。遠本印。荅頭。名黃遷。年二十時。

印每入定。輒見選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爲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楊道產家。行般舟。勤苦歲
餘。因爾遂頗有威變。或一月之中。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黃遷
在焉。衆稍敬異之。以爲得道。孝建二年。一旦自言死期。謂道產曰。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
日。道產設八關。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選猶豫衆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臥。顏色
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爲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見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
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
施。至其日。苦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衆僧。有聞見不衆。曰。不覺異也。
珣曰。空中有奏樂聲。飄煙香異。黃遷之契。今期至矣。衆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右此一驗也。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後夫尋出外。而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
奴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巧指牀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處來。於是馳白其夫。夫大愕。便
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
撫牀。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如此。少時。夫得疾。性理乖錯。於是終卒。右此一驗也。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火夜作。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
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
復願到。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頃此鷄鳴。已至其所。

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主人見臨。兒哀問其疾。消息如言。右一驗也。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統解玄微。純講大乘。後因臥疾三日。告侍人曰。玄景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職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遙迎耳。爾後異香充斥。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為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云。沈骸水中。及沒後。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澀之中。三日往觀。所沈之處。反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述于今。右一驗也。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訴云。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錢湯及刀山劍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錢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瘞地。不覺碎破。其瘵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為不隨耳。遂令人杖其腰上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其舍。遂閉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右此一驗也。

唐瑯琊王之弘。貞觀年中。為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軌語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為常。聞語云。軌是女婿。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以苦無所依。但為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唯令下其素食。常勸禮佛。不聽懈怠。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常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為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三兩部。兼舊功德。如獲濟。自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歲。云軌此子必有仕官。願善養畜。自此已後。不復更來。右此一驗也。

搜下一本
無濟字而
有羅漢二
字

訂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麗何〕

法滅篇第九十八 此有九部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 述意部
- 五濁部
- 時節部
- 度女部
- 佛鉢部
- 訛替部
- 破戒部
- 諍訟部
- 損法部

述意部第一

竊惟正像推移。教流末代。人有邪正。法有訛替。或惡真以構偽。或飾虛以亂真。假託之文。辭意淺雜。玉石朱紫。無所逃形。復由世漸澆浮。人心改變。妄想居懷。專崇業禍。增長三毒。彌招四惡。所以無明巨夜。了無思且之心。欣慕六塵。不覺五刀。隨後名利既侵。我人逾盛。致使兜黨之徒。輕舉邪風。淳正之輩。時遭譏佞。所以教流震旦。六百餘年。惡王虐治。三被殘屏。禍不旋踵。畢顯前良。殃咎已刑。取笑天下。嗚呼來業。滋可痛歎。良由寡學所纏。故得師心獨斷。法隨潛隱。災患集身。若元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釋九職。達情智之迷解者。則五濁有除。昏之期。三明有逾。光之日也。

五濁部第二

如地持論云。所謂五濁者。一曰命濁。二曰衆生濁。三曰煩惱濁。四曰見濁。五曰劫濁。謂今世

無明一本
作微眼〇
刀一本作
力〇治一
本作法〇
刑一本作
形

短壽。人極百歲。是名命濁。若諸衆生。不識父母。不識沙門婆羅門。及宗族尊長。不修義理。不作所作。不畏今世後世惡業。果報不修。慧施不作。功德不修。齋法不持。禁戒是名衆生濁。若此衆生。增非法。貪刀劍布施器仗。布施諍訟。圖亂詔曲。虛誑妄語。攝受邪法。及餘惡不善法。生是名煩惱濁。若於今世。法壞法沒。像法漸起。邪法轉生。是名見濁。若飢饉劫起。疾病劫起。刀兵劫起。是名劫濁。又俱舍論云。何者為五濁。一命濁。二劫濁。三惑濁。四見濁。五衆生濁。下劫將來。命等五濁。最隱最下。已成滓故。說名為濁。由前二濁。次第損滅壽命。及損滅樂具。復由二濁。損滅助善。何以故。因此二濁。有諸衆生。多習欲塵樂行。及自苦行。能損在家出家。助善。由後一濁。損滅自身量。色無病力。智念正勤不動。此德壞故。又持人菩薩經云。如來今與在五濁世。何謂五濁。一人多弊惡。不識義理。二六十二疑邪見。強盛不受道教。三人多愛欲。塵勞興隆。不知去就。四人壽命短。往古世時。八萬四千歲。以為甚損。今壽百歲。或長或短。五小劫轉盡。三災當起。無不被害。若有在此五濁惡世。能信樂佛。正真慧。是為甚難。又依順正理論云。此五濁。但為次第顯五衰。相種種增盛時。何等名為五種衰相。一壽命衰損。時極短故。二資具衰損。少光澤故。三善品衰損。欣惡行故。四寂靜衰損。展轉相違。成誼諍故。五自體衰損。非出世間功德器故。為欲次第顯此五種衰損。不同故。分五濁。又薩遮尼乾子經云。佛告文殊師利。諸佛如來。有十二種勝妙功德。猶如醍醐。於諸味中。最為勝上。清淨第一。能淨一

切諸佛國土。如來於中。成阿耨菩提。何等十二。一示現劫濁。二示現時濁。三示現衆生濁。四示現煩惱濁。五示現命濁。六示現三乘差別濁。七示現不淨佛國土濁。八示現難化衆生濁。九示現說種種煩惱濁。十示現外道亂濁。十一示現魔濁。十二示現魔業濁。善男子。一切諸佛國土。皆是出世功德莊嚴。具足清淨。無有諸濁。如此過者。皆是諸佛方便力。爲利衆生。汝等應知。又大五濁經云。佛涅槃後。當有五亂。一者當來比丘。從白衣學法。世之一亂。二者白衣上坐。比丘處下。世之二亂。三者比丘說法。不行承受。白衣說法。以爲無上。世之三亂。四者魔家比丘。自生現在。於世間。以爲眞道。諦佛法正典。自爲不明。詐僞爲信。世之四亂。五者當來比丘。畜養妻子。奴僕治生。但共諍訟。不承佛教。世之五亂。今時屢見無職。白衣觸事不閑。詐爲知法。房室不捨。然爲師範。愚癡俗人。以用指南。虛棄功夫。終勤無益。未來生世。猶不免獄。故智度論云。有其盲人。自不見道。妄言見道。引他五百盲人。並墮糞坑。自處長津。焉能救溺。

時節部第三

如阿難七夢經云。阿難有七種夢。來問於佛。一夢。陂池火燄連天。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三夢。出家比丘。轉在於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而出。四夢。群猪來。鼈突。栴檀林。壞之。五夢。頭戴須彌山。不以爲重。六夢。大象乘。出小象。七夢。師子王名華薩。頭上有七豪毛。在地面

死。一切禽獸。見故怖畏。後見身中蟲出。然後食之。以此惡夢。來問於佛。佛告阿難。汝所夢者。皆爲當來五濁惡世。不損汝也。何爲憂色。第一夢。陂池火燄連天者。當來比丘。善心轉少。惡逆熾盛。共相殺害。不可稱計。第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者。佛泥洹後。一切聲聞。隨佛泥洹。不在世間。衆生眼滅。第三夢。出家比丘。轉在於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出者。當來比丘。懷毒嫉妬。至相殺害。道士斬頭。白衣親之。死入地獄。白衣精進。死生天上。第四夢者。群猪來。鼈突。栴檀林。壞之者。當來白衣。來入塔寺。誹謗衆僧。求其長短。破塔害僧。第五夢者。頭戴須彌山。不以爲重者。佛泥洹後。阿難當爲千阿羅漢。出經之師。一句不忘。受悟亦多。不以爲重。第六夢。大象乘。小象者。將來邪見熾盛。壞我佛法。有德之人。皆隨不現。第七夢。師子死者。佛泥洹後。一千四百七十歲。四部諸弟子。修德之心。一切惡魔。不得燒亂。七奈者。此是七百年後事。又摩訶經云。摩耶問阿難言。汝於往昔已來。聞世尊說。如來正法。幾時當滅。阿難垂淚。而便答言。我於往昔曾聞世尊說。於當來法滅之後。事云。佛涅槃後。摩訶迦葉共阿難。結集法藏。事悉畢已。摩訶迦葉於狼迹山中。入滅盡定。我亦當得果證。次第隨後。入般涅槃。當以正法。付囑優波掬多。優波掬多。善說法要。如富樓那。廣說度人。又復勸化阿鞞迦王。令於佛法。堅固正信。以舍利。廣起八萬四千諸塔。更經二百歲已。有尸羅難陀比丘。善說法要。於閻浮提。度十二億人。三百歲已。有青蓮華眼比丘。善說法要。度得半億人。四百歲已。有牛口毗

五上二萬
人一本作
一萬人

丘。善說法要。度得二萬人。五百歲已。有資天比丘。善說法要。度得二萬人。八部衆生。發阿耨
 菩提心。正法於此。便就滅盡。六百歲已。九十六種外道等。邪見說與。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
 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盡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顯
 然正法。燈八百歲後。諸比丘等。樂好衣服。縱逸嬉戲。百千萬人中。有一兩得道果者。九百歲
 已。奴爲比丘。婢爲比丘尼。一千歲已。諸比丘等。聞不淨觀阿那波那。瞋恚不欲。無量比丘。若
 一若兩。思惟正受。千一百歲已。諸比丘等。如世俗人。媒嫁行媒。於大衆中。毀謗毗尼。千二百
 歲已。是諸比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爲比丘。女爲比丘尼。千三百歲已。袈裟變
 白。不受染色。千四百歲已。時諸四衆。猶如獵師。樂好殺生。貪賣三寶物。千五百歲已。俱跋彌
 國。有三藏比丘。善說法要。從於十五日布薩已。時羅漢比丘。升於高座。說清淨戒。云此所應
 作。此不應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羅漢言。汝今身口不淨。云何而乃說是。羅漢答言。
 我久清淨。身口意業。無諸過患。三藏弟子。聞此語已。倍更怨忿。即於座上殺彼。羅漢時羅漢
 弟子。而作是言。我師所說。合於法理。云何汝等。殺我和上。即以利刀殺彼。三藏天龍八部。莫
 不憂惱。惡魔波旬。及外道衆。踊躍歡喜。競破塔寺。殺害比丘。一切經藏。皆悉流移。至鳩尸那
 阿耨達龍王。悉持入海。於是佛法。而滅盡也。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號哭懊惱。即向阿難。面
 說偈言。

一切皆歸滅 無有常安者 須彌及海水 劫盡亦消竭 世間諸豪強
 會必還衰朽 我子於往昔 勤苦集衆行 故得成正覺 爲衆說法藏
 如何於爾時 皆悉潛沒盡

度女部第四

中度一本
作由度

如善見論云。中度女人出家。正法唯得五百歲住。由世尊制比丘尼。行入敬教。正法遠得千
 年。問千年已。正法爲都滅耶。答不都滅。於千年中。得三達智。復千年中。得愛盡。羅漢無三達
 智。又千年中。得阿那含。復千年中。得斯陀含。復千年中。得須陀洹。總得一萬年初。五千歲得
 道。後五千歲。學而不得道。於萬歲後。一切經書文字滅盡。但現剎頭袈裟法服而已。又毗尼
 母經云。尊者迦葉。責阿難爲女人。求出家中。彼有十事。謫阿難一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
 越等。常應各各器盛食。在道側。踰跪授與沙門二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與衣
 服臥具。逆於道中。求沙門受用三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乘象馬車。乘在於道
 側。以五體投地。求沙門。蹈而過四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在於路中。以髮布地。
 求沙門。蹈而過五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恭心請諸沙門。到舍供養。六者。若女
 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見諸沙門。常應恭心淨掃其地。脫體上衣。布地。令沙門坐。七者。若女
 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脫體上衣。拂比丘足上。塵八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

應舒髮拂比丘足上塵九者若女人不出家者沙門威德過於日月况諸外道豈能正視於沙門首十者若女人不出家者佛之正法應住千年今滅五百年一百年中得堅固解脫一百年中得堅固定一百年中得堅固持戒一百年中得堅固多聞一百年中得堅固布施初百歲中有解脫堅固法

安住於此中 悉能達解義 第二百歲中 復有堅固定 第三百歲中 持戒亦不毀 第四百歲中 有能多聞者 第五百歲中 復有能布施 從是如來法 念念中漸滅 如車輪轉已 隨轉時有盡 正法所以隱 阿難之憊咎 為女人出家 勸請調御師 正法應住世 滿足於千年 五百已損滅 餘者悉如本 是故五百歲 五百與於世 解脫定持戒 多聞及布施

佛鉢部第五

如蓮華面經云佛告阿難於未來世爾賓國土當作大法之會有金毗羅等五天子滅度之後有富闍那外道弟子名蓮華面聰明智慧身如金色此大癡人已曾供養四阿羅漢當供養時作如是誓願我未來世破壞佛法以其供養阿羅漢故世世受於端正之身於最後身生國王身為國王名寐吱曷羅俱遇而滅我法此大癡人破碎我鉢既破鉢已生於阿鼻

大地獄中此大癡人命終之後有七天子次第捨身生爾賓國復更建立如來正法大設供養阿難以破鉢故我諸弟子漸行淨戒樂作不善智慧之人悉皆滅度有諸國王不依王法其國人民多行十不善業以惡業故此閻浮提五種失味所謂酥油鹽石蜜漿故佛破鉢當至北方爾時北方諸衆生等見佛破鉢大設供養大發三乘心者以衆生善根力感故我此破鉢自然還復如本不異於後不久我鉢即於閻浮提沒現娑伽羅王宮中當沒之時此閻浮提七日七夜皆大黑暗日月威光悉不復現地大震動天人等衆皆大號哭淚下如雨初沒之時如來法律亦沒不現爾時魔王見法律滅心大歡喜以教衆生廣作惡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爾時娑伽羅龍王見鉢供養至于七日禮拜右邊有發三乘心者如是我鉢於龍宮沒四天王宮出至于七日大設供養各發三乘心過七日已於四天王宮沒三十三天宮出佛母摩耶夫人見佛鉢已憂愁苦惱如箭入心難可堪忍宛轉于地猶如圓木作如是言如來涅槃一何疾哉修伽陀滅何其太速世間眼滅佛樹傾倒佛須彌山崩佛燈亦滅法泉枯竭無常魔日蒸佛蓮華爾時夫人以手捧鉢告於天衆此是我釋迦如來常受用鉢今來至此爾時帝釋七日七夜大設供養有發三乘心者過七日已於三十三天沒炎摩天中出爾時炎摩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發三乘心者過七日已於炎摩天沒兜率陀天出爾時兜率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過七日已於兜率天沒化樂天出爾

時化樂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發三乘心者。爾時天王。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以前諸天各說偈歎。以文繁故。不具錄出。

希有大導師 悲愍於衆生 爲利衆生故 使鉢來於此

佛告阿難。此閻浮提及餘十方所有佛鉢。及佛舍利。皆在娑伽羅龍王宮中。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於未來世。於此地沒。直過八萬由旬。住金剛際。未來之世。諸衆生等。壽命八萬四千歲時。彌勒如來。其聲猶如大梵天。鼓迦陵伽音。爾時我鉢。及我舍利。從金剛際出。至閻浮提。彌勒佛所。住虛空中。放五色光。所謂青黃赤白頗梨雜色。彼五色光。復至其餘一切天處。到彼天已。於其光中。出聲說偈。

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及寂滅涅槃 此三法印

其光復至一切地獄。亦說此偈。所放光明。復至十方世界。於其光中。亦說此偈。佛告阿難。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所放光明。十方世界。作佛事已。還至本處。於虛空中。成大光明。雲蓋而住。舍利及鉢。現此神通時。八十百億衆生。得阿羅漢果。千億衆生。剃髮出家。信心清淨。一萬衆生。發阿耨菩提心。皆不退轉。彌勒以手捧鉢。及佛舍利。告諸天人。一切大衆。汝等當知。此鉢舍利。乃是釋迦牟尼如來。雄猛大士。能令無量百千那由他億諸衆生。等住涅槃。城出優曇華。百千億倍。鉢及舍利。故來至此。爾時彌勒佛。爲我此鉢。及我舍利。起四寶塔。以舍利鉢置

此塔中。大設供養。恭敬禮拜。依道宣律師住持感應云。問天人持鉢。因緣。天人答曰。如來成道。已至第三十八年。於祇洹精舍。重閣講堂。上佛告文殊師利菩薩。汝往戒壇。所鳴鐘。召十方天龍。及比丘。諸大菩薩衆等。普集祇洹。文殊依教召集。皆來祇洹。世尊以神通力。化祇洹精舍。如妙樂國。眉間放光。徧照十方。地皆六種震動。有百億釋迦。同來集會。十億妙光佛。亦集祇洹。世尊跏趺坐。入金剛三昧。地又大動。從三昧起。出大音聲。普告三千界。一切諸來大衆。我初踰城。至瓶沙王國。入山修道。天魔迷我道路。山神示我道處。即語我言。我曾於往古迦葉佛般涅槃時。留一故瓦鉢。囑我護持。待如來下生。令我付世尊。世尊成道。先須受我此鉢。次及四天王。鉢。我語山神。若得成佛。當如汝言。我後入河。澡浴。受二女乳糜。時爾時山神。即奉我鉢。我時受用。將盛乳糜。食地便六種震動。我持此鉢。來經三十八年。未曾損失。我入王舍城。受彼國王請。我既食訖。即命羅睺。將我鉢。還於彼龍池洗。羅睺洗鉢。損破爲五片。我即以鉛錫。綴彼破鉢。此非羅睺過失。欲表示未來世。諸惡比丘比丘尼等。輕毀法器。於初五百年。分我毗尼藏。遂有五部分。我修多羅。爲十八部。至正法滅盡。分我三藏。復爲五百部。彼無智比丘。本無慈心。不發弘誓。救度衆生。但起諍論。增我憍。速滅正法。至于千歲。正法皆滅。諸惡比丘。滿閻浮提及餘天下。不持禁戒。諸惡比丘尼。猶如婬女。不行入敬。將我應量之器。遊行酒肆。或入婬舍。貯酒盛肉。痛哉苦哉。法豈不滅也。爾時諸比丘。同聲白佛言。我於今

一大上盛
一本作成

朝入城乞食。還所居。方各洗應量器。同時皆破。各分五段。方欲問佛。向聞世尊已說未來表法。將滅。心生大怖。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聞菩薩僧。合有八十億人。不取涅槃。後惡世中。護持聖教。各以通力。化惡比丘。令敬佛鉢。爾時世尊即從座起。往至戒壇。所從北面。升壇。諸比丘奉鉢。世尊自受。又告羅睺。將我破鉢來。佛受鉢已。即擲于空。上至有頂。如是次第。同名牟尼。各擲相次。猶如貫珠。上至色界頂已。次第還下。直至戒壇。百億諸來佛。亦命侍者。取鉢。各施牟尼佛。共相住持。使來世惡僧尼等。令生慚愧。世尊受已。還擲上界。相次重疊。還至壇所。爾時世尊。化彼破瓦鉢狀。如諸天金輪。放大光明。照十方國。又佛在世時。告天帝釋言。汝施我真珠并天工匠。又告天魔。汝施我七寶。又告娑竭龍王。汝施我摩尼珠。帝釋天龍等。即奉珠寶。於三七日中。並集戒壇所。造作珠塔。用七寶莊嚴。上安摩尼珠。以佛神力。故於三七日中。一時皆成。合得八百億真珠七寶塔。以盛如來瓦鉢。爾時魔王白佛言。我自造珠塔。用盛世尊鉢。我雖是天魔。敬順佛語。故於未來世。不令惡人損壞聖教。化惡比丘。令生慚愧。佛即聽許。純用摩尼。以盛一大塔。高四十由旬。以盛佛鉢。世尊涅槃時。付囑魔王。造塔。令付帝釋及四天王。并大魔王。汝自守護。我涅槃後。正法滅盡已。將我鉢塔。安置戒壇南。十二年。中住。汝等四天王。日夜常自供養守護。勿令損失。過十二年已。將付娑竭龍王。安置彼宮中毗尼大廳。所又勸龍王。當造十六塔。為鉢塔眷屬。還經十二年後。付囑帝釋四天王。將往須彌頂。

帝釋歡喜園中。金沙池南。住佛告提闍婆王八部神等。汝於四十年中。作天音樂。供養寶塔。為彼惡世中持戒弟子。守護應器。如護眼睛。佛告帝釋四天王等。汝於須彌山金剛窟中。取彼黃砂石。多造石鉢。置新塔中。大小形量。如我破鉢。皆作五綬形。安置彼塔中。汝等守護。勿令損失。後經一百年。至阿育王造塔。竟汝將我塔。徧大千國。至十億家。或縱廣萬里。當安兩鉢塔於彼國土中。周覓名山古聖住處。於彼安置。又告北方天王。汝至楞伽山。採取牛頭栴檀香。於日三時中。當至彼塔所。燒香供養。勿令斷絕。我令自在天安。置諸鉢塔。又遣四天王及提闍婆王。燒香奏樂。常為供養。汝等天人龍神等。未解我意。此為未來非法比丘比丘尼。令其改惡生善。故使安置如是。

訛替部第六

如付法藏經云。阿難比丘。化諸衆生。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聞有比丘誦法句經。偈云。

若人生百歲。不見水潦洞。不如生一日。而得親見之。

阿難聞已。慘然而歎。世間眼滅。何其速哉。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反聖教。自生妄想。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知。二人謗佛。一雖多聞。而生邪見。二不解深義。顛倒妄說。有此二法。為自毀傷。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諦聽。我演佛偈。

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

爾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阿難後時。聞彼比丘。在竹林下。猶誦前偈。即問其意。答言。尊者。吾師告我。阿難老朽。言多虛妄。汝今但當依前。誦習阿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即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迴彼意。便作是言。異哉。無常甚大。猛散壞。如是無量賢聖。令諸世間。皆悉空曠。常處黑暗。怖畏中行。邪見熾盛。不善增長。誹謗如來。斷絕正教。永當沈沒。生死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於無量劫。受苦惱。我於今日。宜入涅槃。又新婆沙論問。齊何當言正法住。答若時行法者。齊何當言正法滅。答若時行法者。滅問何故。復作此論。答為欲分別契經義。故如契經說。迦葉波當知。如來所覺。所說法。毗奈耶。非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所能滅沒。然有一類。補特伽羅。當出於世。惡欲惡行。成就惡法。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毗奈耶。說毗奈耶。於毗奈耶。說非毗奈耶。彼能滅我。三無數劫。所集正法。令無有餘。契經雖作是說。而不分別。齊何當言正法住。齊何當言正法滅。彼經是此論。所依根本。彼所不分別者。今應分別。故作斯論。此中有二種正法。一世俗正法。二勝義正法。世俗正法。謂名句文身。即素怛纒。毗奈耶。阿毗達磨。勝義正法。謂聖道。即無漏根力。覺支道支。行法者。亦有二種。一持教法。二持證法。持教法者。謂讀誦解說。素怛纒等。持證法者。謂能修證無漏聖道。若持教法者。相續不滅。能令世俗正法久住。若持證法者。相續不滅。能令勝義正法久住。彼若滅時。正法則滅。故契經說。我之正法。不依牆壁柱等。而住。但依行法。有情相續而住。問何故。世尊不決定說。法住時分。耶。答欲顯正法。隨行法者。住久近。故謂行法者。若行正法。常如佛在世時。及如來滅度。未久時者。則佛正法。常住於世。無有滅沒。若無如是行正法者。則彼正法。速疾滅沒。若度女人出家。不令行入。尊重法者。則佛正法。應滅五百歲住。由佛令彼行八尊重法。故正法住世。還滿千年。又迦旃延。說法滅盡偈云。

尊者迦旃延 體道修律護 見諸卒暴者 以得開法路 正法垂欲沒
人年纒壽百 正法之光明 在世不久沒 正法已滅盡 比丘衆迷惑
當捨諸經法 聖覺之所讚 釋置經義理 更互相求短 吾身所聞傳
獨步無僂伴 持中以著下 舉下著於中 不復識次第 所說貴不窮
證據設乖謬 反說無本末 聞受皆浮漫 講論無消話 各各共諍訟
用生毒害心 貪得利供養 隨俗共浮沈 喜樂於憒擾 不慕處靜默
展轉相侵欺 以自養妻息 或時有比丘 客從遠方來 寺主先自安
閑居乃聽之 見遠方比丘 顏色不悅和 得其捨之去 於心乃為快
常念瞋恚惡 憍慢為自大 所求無厭足 恣意隨塵穢 毒事相續行

所行如一
本作法如
行

於時一本
作於是

不欲誦受經。終日笑歌舞。冥暮寢不醒。斯等共聚會。言不及經理。但說縣官賊。流俗行來事。假使有學者。衆人所供養。羨者求出家。言學比丘法。所行如不教。自從利養起。其年既幼少。多畜衆弟子。其心懷諍亂。不能究所學。莫能謹慎戒。墮落於邪見。苟且無羞耻。不能修慎行。亦不樂法會。汲汲著利養。適共鬪諍已。遂乃結讎怨。諸魔及官屬。用斯得人便。諸天龍鬼神。來欲聽經教。傾企遲聞戒。但更聞諍訟。諸天人懷恨。不可比丘行。行來共講言。佛法欲滅盡。吾等捨天樂。故來欲受法。不得聞正法。不如棄之去。其有尊鬼神。心樂佛法者。不念諸比丘。不復行擁護。於時蔽鬼神。兇暴行毒害。取比丘精氣。令命無有餘。偷狗無羞慚。懈怠懷毒意。斯等將來世。反當見敬事。有仁賢比丘。具足知廉恥。於彼失法時。乃更不見侍。譬如師子王。處在林樹間。豺狼及犬狐。不敢食其肉。命過身出蟲。還自噉其肉。盡夜共噉食。毀滅其形體。正法在於世。終不自沒盡。因緣像法故。正法則滅盡。譬如海中船。貪重故沈沒。佛法斯亦然。利養故滅盡。諸比丘遭思。如人喪二親。今日最末世。佛正法滅盡。

從今日以往。無復說經典。法律及禁戒。當何從聞聽。諸天樹木鬼。曠野屠神明。悲感心憂惱。宛轉不自寧。法燈為已沒。正學已毀滅。今世最崩頽。法鼓不復鳴。諸魔設歡喜。聚會相慶賀。舉手而讚言。今是佛末世。知後將來世。當有是患難。益當加精進。勉力求度脫。破戒部第七。

如蓮華面經。佛告阿難。我今當說未來之時。有諸破戒比丘。身著袈裟。遊行城邑。往來聚落。住親里家。彼非比丘。又非白衣。畜養婦妾。產育男女。復有比丘。往姪女家。姪比丘尼。貯畜金銀。造作生業。以自活命。復有通致使驛。以自活命。復有專行醫藥。以自活命。復有園基六博。以自活命。復有為他卜筮。以自活命。復有為他誦咒。驅遣鬼神。多取財物。以自活命。復有專行殺生。以自活命。復有私自費用佛法僧物。以自活命。復有內實犯戒。外示護持。受人信施。復有秘惜僧物。不與客僧。復有惜惜僧房牀座。不與客僧。復有比丘。實非羅漢。而詐稱羅漢。欲令人知。多受供養。但為活命。不為修道。復有與利商賈。以自養活。復有專行盜偷。以自養活。復有畜養雜畜。乃至賣買。以自養活。復有販賣奴婢。以自養活。復有屠殺牛羊。以自養活。復有受募入陣。征戰討伐。多殺衆人。以求勳賞。復有專行劫奪。攻破城邑。及與聚落。以自活命。如是無量。地獄因緣。捨命之後。皆墮地獄。譬如師子身肉。所有衆生。不敢食彼。唯師子身。

自生諸蟲。遠自噉食。師子之肉。佛告阿難。我之佛法。非餘能壞。是我法中。諸惡比丘。猶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積行勤苦。所集佛法。爾時阿難。聞此事。已心大怖畏。身毛皆豎。即白佛言。如來速入涅槃。今正是時。何用見此未來之世。如是惡事。佛言。阿難。未來之世。多有在家。白衣。得生天上。多有出家之人。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善惡之業。終不敗亡。我於過去。曾作商人。入於大海。活多人。故手殺一人。以是業緣。乃至成佛。猶尙身受金棺之報。又當來變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將來之世。當有比丘。因有一法。不從法化。令法毀滅。不得長益。何謂為一。謂不護禁戒。不能守心。不修智慧。放逸其意。唯求善名。不順道教。不肯勤慕。度世之業。是為一事。令法毀滅。復有二事。令法毀滅。何謂為二。一不護禁戒。不攝其心。不修智慧。畜妻養子。放心恣意。買作治生。以共相活。二伴黨相著。憎奉佛法者。欲令陷墮。故為言義。謂之諛諂。私記惡行。外揚清白。是為二事。令法毀滅。復有三事。令法毀滅。何謂為三。一既不護禁戒。不能攝心。不修智慧。二自讀文字。不諦句說。以上著下。以下著上。頭尾顛倒。不能解了。義之所歸。自以為是。三明者呵之。不從其教。反懷瞋恨。謂相嫉妬。譏議者少。多不別理。咸云為是。是為三事。令法毀滅。復有四事。令法毀滅。何謂為四。一將來比丘。捨空閑處。修道之業。二喜遊人間。憒憒之中。行來。比丘談言。求好袈裟。五色之服。三高望遠視。以為奇雅。自以高德。無能及者。雜碎之智。比日月之明而已。四不攝三事。不護根門。行婦女間。宣文飾詞。多言合偶。以動

人心。使清變濁。身行荒亂。正法廢遲。是為四事。令法毀滅。若有比丘。欲諦學道。棄捐綺飾。不求名聞。質朴守真。宣傳正經。佛之雅典。深法之化。不用多言。一案本說。經不捨正句。希言屢中。不失佛意。離衣趣食。得美不甘。得惡不惡。衣食好醜。隨施者意。守諸根門。不違佛教。勤修佛法。猶救頭然。雖不值佛。出世出家。為道。學不唐捐。平其本心。愍念一切。又十誦律云。正法滅。於像法時。有五非法。一比丘小得心止。便謂已得聖法。二白衣生天。出家墮地獄。三有人捨世間業。出家破戒。四破戒人。多人佐助。持戒者。無人佐助。五乃至羅漢。亦被罵辱。更有五怖畏。未來有應知。一自身不修身戒心。慧復度他。出家亦不能令他修身戒心。慧。二畜沙彌。三與他依止。四如是人。與淨人沙彌。近住。不知三相。掘地斬脚。用水澆灌。五雖誦持三藏。前後雜亂。

淨訟部第八

如雜阿含經云。佛言。此摩倫羅國。將來之世。我之正法。千歲不滅。過千歲後。有非法出。閻浮提中。惡風暴雨。多諸災患。人民飢饉。觸物磨滅。飲食失味。珍寶沈沒。西方有王。名鉢羅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王。名非釋迦。東方有王。名兒沙羅。此之四王。皆多眷屬。殺害比丘。破壞塔寺。四方盡亂。時諸比丘。來集中國。拘睢彌國。王名摩因陀羅。西那生子。手似血塗。身似甲冑。有大勇力。又五百大臣。同日生子。皆血手冑身。時拘睢彌國。一日雨血。王見惡相。即

大恐怖。請問相師。相師答。王今生子。當王閻浮提。多殺害人。即因為名難當。年漸長大。四惡王從四方來。王大愛怖。有天神告言。大王且立難當為王。足能降伏彼四惡王。便依神言。捨位與子。以髻中明珠冠其子。首迨五百大臣。香水灌頂。令往征伐諸臣之子。身被甲冑。從王俱征。與四惡王共戰。殺之都盡。王閻浮提。治在拘睢彌國。後有三藏羅漢出現。為王說法。王聞法已。憂惱即止。於佛法中大生敬信。而發聲唱言。自今以後。我施諸比丘。無恐畏事。適意為樂。而問比丘言。前四惡王毀滅佛法。有幾年歲。諸比丘答云。經十二年。王心念言。作師子吼。我當十二年。中供養五衆種種豐足。供施之日。天當降雨。香澤之雨。徧閻浮提。一切實種。皆得增長。後經不久。三藏門徒弟子。共諸比丘不和。有惡比丘。遂殺阿羅漢及三藏法師。心生懊惱。諸邪見。毀破塔廟。及害比丘。從是佛法索然。頓滅。爾時人天。聞佛所說。莫不揮淚。又法滅盡。經云。佛告阿難。吾般泥洹。法欲滅時。五逆濁世。魔道興盛。諸魔沙門。壞亂吾道。著俗衣裳。樂好袈裟五色之服。飲酒噉肉。殺生貪味。無有慈心。更相憎嫉。時有菩薩。精進修德者。衆魔比丘。咸共嫉之。誹謗揚惡。擯黜驅遣。不令得住。自此於後。不修道德。寺廟空荒。不復修理。展轉毀壞。但貪財物。積聚不散。不作福田。販賣奴婢。耕田種殖。焚燒山林。傷害衆生。無有慈心。奴為比丘。婢為比丘尼。無有道德。姪嫉濁亂。男女不別。令道薄淡。皆由斯輩。或避縣官。依倚五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半月盡。雖名誦戒。厭倦懈怠。不欲聽聞。不樂讀誦經律。

此一本作

五一本作

細一本作

設有讀者。不識字句。為強言。是不證明者。貢高求名。虛無雅步。以為榮貴。望人供養。諸魔比丘命終。死後精神。當墮無擇地獄。五逆罪中。餓鬼畜生。靡不更歷。於無邊河沙劫。受罪竟。乃出。生在邊國。無三寶處。法欲滅時。女人精勤。常作功德。男子懈怠。不用法語。眼見沙門。如視糞土。無有信心。法輪彌沒。當爾之時。諸天泣淚。水旱不調。五穀不熟。災疫流行。死亡者衆。人民勤苦。縣官侵剋。不循道理。皆思樂亂。惡人轉多。善者甚少。日月轉促。人命轉短。菩薩比丘。衆魔驅逐。不預衆會。菩薩入山。福德之處。淡泊自守。以為傾快。壽命延長。諸天衛護。一切十部經。尋復化滅。不見文字。沙門袈裟。自然變白。聖王去後。吾法滅盡。譬如油燈。臨欲滅時。光更猛盛。於是便滅。吾法盡時。亦如燈滅。自此之後。難可觀縷。如是久後。彌勒當下世間。作佛。天下大平。毒氣消除。雨潤和適。五穀滋茂。艸木榮敷。大人長八丈。皆壽八萬四千歲。衆生得度。不可稱計。

損法部第九

如仁王經云。後五濁世。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子。天龍八部。一切神王。國王大臣。太子王子。自恃高貴。滅破吾法。明作制法。制我弟子。比丘比丘尼。不聽造作佛像。形佛塔。形立統官制。衆安籍。記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座。兵奴為比丘。受別請法。知識比丘。共為一心。親善比丘。為作齋會。求福如外道法。都非吾法。當知爾時正法。將滅不久。大王法末世時。有諸比丘。四部弟

不說下一本有出家行道亦復不說八字

子。國王大臣。各作非法之行。橫與佛法衆僧。作大法制。作諸罪過非法。非律繫縛比丘。如獄囚。法當爾之時。法滅不久。大王我滅度後。未來世中。四部弟子。諸小國王。太子王子。乃是住持。護三寶者。轉更滅破三寶。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非外道也。各壞我佛法。得大罪過。正教衰薄。民無正行。以漸爲惡。其壽日減。至若干百歲。人壞佛教。無復孝子。六親不和。天神不祐。疾疫惡鬼。日來侵害。災怪首尾。連禍從衝。死入地獄。餓鬼畜生。若出爲人。兵奴果報。如響如影。如人夜書。火滅字存。三界果報。亦復如是。大王未來世中。一切國王。太子王子。四部弟子。橫與佛弟子。書記制戒。如白衣法。如兵奴法。若我弟子。比丘比丘尼。立籍爲官。所使都非我弟子。是兵奴法。立統官攝僧。典主僧籍。大小僧統。共相攝縛。如獄囚法。兵奴之法。當爾之時。佛法不久。又舍利弗問經云。佛告舍利弗。我尋泥洹。大迦葉等。當共分別。爲比丘比丘尼。作大依止。如我不異。迦葉傳付阿難。阿難復付末田地。末田地復付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傳付優波笈多。優波笈多後。孔雀輪柯王世。弘經律。其孫名曰弗沙。造多羅。正王位。顧問羣臣。云何令我名事不滅。時有臣言。唯有二事。何等爲二。猶如先王。造八萬四千塔。捨傾國物。供養三寶。此其一也。若其不爾。便應反之。毀塔滅法。殘害息心。四衆此其二也。名雖好惡。俱不朽也。王曰。我無威德。以及先王。當建次業。以成名行。即御四兵。攻鷄雀寺。寺有二石師子。號吼動地。王大驚怖。退走入城。人民看者。嗟泣盈路。王益忿怒。自不敢入。驅逼兵將。詐行

案翰一本作後指

既一本作就○好下一本有字大同

死害。蹴令動與呼。攝七衆。一切集會。問曰。壞塔好壞房好。僉曰。願皆勿壞。如不得已。壞房可耳。王大忿厲。曰。云何不可。因逐害之。無問少長。血流成川。壞諸塔寺。八百餘所。諸清信士。舉聲號叫。悲哭懊惱。王取囚繫。加其鞭罰。五百羅漢。登南山。獲兔。山谷隱險。軍甲不能至。王恐不濟。賞募諸國。若得一首。即賞金錢三千。時有君徒鉢歎阿羅漢。乃佛所囑累流通。一人化作無量人。捉無量比丘比丘尼。頭處處受金。王諸庫藏。一切空竭。王益忿怒。君徒鉢歎阿羅漢。現身入滅。盡定。王自加害。定力所持。初無傷損。次燒經臺。火始就然。騰焰及經。彌勒菩薩。以神通力。接我經律。上兜率天。次至身齒塔。塔神曰。有蟲行神。先索我女。我湖不與。今攝令護法。以女與之。使王心伏。蟲行神喜。手捧大山。用以壓王及四部兵衆。一時皆死。王家子孫。於斯頓盡。其後有王。性甚良善。彌勒菩薩。化作三百童子。下於人間。以求佛道。從五百羅漢。證受法教。國土男女。復共出家。還復滋繁。羅漢上天。接取經律。還於人間。時有比丘。名曰總聞。證諸羅漢。及與國王。分我經律。多立齋館。爲求學來難。王立策行傳云。摩伽陀國。菩提寺主。達磨師。問漢勅使。知此佛法盛行。達磨師云。佛法當今盛在四方也。昔有迦羯王。夢大海水。中心濁。四邊清。請迦葉佛。解云。後釋迦未代佛法。中天竺無。所以中濁也。總向四方。所以四邊清也。述曰。自佛法東流。已來。震旦已三度。爲諸惡王。廢損佛法。第一赫連勃勃。號爲夏國。被破長

王一本作土一本作今一本作

安遇僧皆殺。第二魏太武用崔皓言。夷滅三寶。後悔皓加五刑。第三周武帝。但令還俗。此之三君。為滅佛法。皆不得久。身患癩瘡。死入地獄。有人暴死。見入地獄。受大極苦。具如別傳。唐臨冥報記。述頌曰。

聖迹隱顯 隨人適興 至誠即感 匪信難矜
冥存敬學 救被真宗 迷斯厥理 寧解困窮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麗何]

雜要篇第九十九 此有二十部

- 述意部 四依部 四果部 四食部 淨口部 鳴鐘部 入衆部 求法部
- 衰相部 雜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迹。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為言蹄。言為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迹繁翰墨。而理契乎神。但以經論浩博。具錄難周。記傳紛綸。事有廣略。所以導達羣方。開示後學。設教緣迹。煥然備悉。訓俗事源。鬱爾咸在。搜檢條章。討撮樞要。緝綴紙筆。具列前篇。其餘雜務。汲引濟俗。現可行者。疏之於後。冀令昏昧漸除。法燈遐照也。

四依部第二

夫根鈍時澆。信堅難具。行淺德劣。智正易迷。要須機教相符。文理洞備。故經曰。雖誦千章。不行何益。今立正義。須憑宗意。教有權實。行有昏明。故得月而指自忘。得意而言自息。豈意得道門。猶行封滯。故經說四依區分三位。一是人四依。即是四依關士。謂從初賢至於極聖。人

聖一本作
安安心分

不以一本
作不意

又可一本
作又何

牛附生愛
一本作妄
生情愛

資無漏。法體性空。據此依承。聖無邪倒。二是行四依。即是乞食。著糞掃衣。頭陀關若。樹下而坐。三是法四依。如下具述。立此三法。成末代之龜鏡。信是衆行之宗師。大聖致詞。終無虛設。准教行事。畢正非邪。初二四依。非今俗用。附在別章。具述法依。驗知邪正。惟以無相好佛。尙惑魔形。凡有識凡夫。能無受亂。故立法依。顯成楷定也。第一依法不依人者。人惟情有。法乃軌模。性空正理。體離非妄。即用此法。爲正法依。涅槃經極教。盛明斯轍。今行事者。隨情妄述。多棄法。逐人。從人起。則致乖違。寄陷溺身心。若能反彼俗心。憑准聖量。隱心行務。知非性空。乘持此心。以爲道路。一分知非。明順空理。一分厭觀。明達有事。如此安心。名修趣法性真道。第二依義不依語者。語是言說。正是張筌。義爲達理。化物之道。證解已後。慮絕杜言。法尙應捨。何況非法。故經有捨筏之喻。人懷目擊之談。不以言筌意表。得意息言。月喻妙指。無宜不曉。今謂得義。乃是誦言。眞行道者。常觀常破。常觀依語。常破隨義。謂言隨義。還是誦言。但無始妄習。執見鏗然。靜退詳研。方知此過。不爾奔飛。追聲不及。又可想惟。第三依智不依識者。謂識現行。隨塵分別。眼色耳聲。就迷不覺。與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大聖示教。境是自心。下愚水執。塵爲識外。所以化導。無由捨之。是知滯蹄。凡識倒遣。聖心愚迷。履歷常淪。三倒勇勵特達。念動卽知名。爲依識。知流須返。名隨分智。如是加功。漸增明大。後見塵境。知非外來。境非心外。是自心相。安有愚迷。生增生愛。思擇不已。解異牛羊。有人問。卿立如此論。明智

生情愛
愚愚一本
作愚認

異愚。如何達觀。猶稱凡識。答聖智無涯。積空顯德。豈惟一述。卽謂清升。此但得語。隨言還執。深知此執。無始習熏。三祇無間。方能傾盡。雜血之乳。不可漏言。起伏之相。於是乎在。如經說。初地行施。餘隨分修。高軌立備。令人修學。何言一解。剎能窮智。必智可窮。未曰高勝。今人口誦其空。心未忘有。騰空不起。入火逾難。俱是心相封迷。故爾後得通達。隨心轉用。豈不鳥之遊空。自常。如布之火浣。不足怪也。第四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此之兩經。並聖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曉之。則無事不通。有疑皆決。但羣生性識。深淺利鈍不同。致令大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界上下。法義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心也。又云。如如與眞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佛說唯心量。此據出界法體。以明心也。終窮至實。畢到斯源。隨流赴感。還宗了義。故加以法約。定權機也。如大集經云。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有四依法。亦不可盡。何等爲四。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法不依人。云何依義不依語。語者。若入世法。而有可說。義者。解出世法。無文字相。語者。若說布施戒忍進禪智慧。調伏擁護。義者。知施戒忍進禪智慧。入於平等。語者。稱說生死。義者。知生死無性。語者。說涅槃味。義者。知涅槃無性。語者。若說乘隨所安止。義者。善知諸乘。入一相智門。語者。若說諸捨義者。三種清淨。語者。說身口意。受持淨戒。功德威儀。義者。了身口意。皆無所作。而能隨持一切淨戒。語者。若說忍辱斷除。恚怒貢高。傲慢。義者。了達諸法。得無生忍。語者。若說勤行。

乘上一本
有疑字

一切善根。義者安住精進。無有始終。語者若說諸禪解脫三昧三摩跋提。義者知滅盡定。語者悉能聞持一切文字智慧根本。義者知是慧。義不可宣說。語者說三十七助道之法。義者正知修行諸助道法。能證於果。語者說苦集道諦。義者證於滅諦。語者說無明根本。乃至生緣老死。義者知無明滅。乃至老死滅。語者說助定慧。法義者明解脫智。語者說貪患癡。義者解不善根。即是解脫。語者說障礙法。義者得無礙解脫。語者稱說三寶無量功德。義者三寶功德離欲法性。同無為相。語者說從發心至坐道場。修集莊嚴菩提功德。義者以一念慧。覺一切法。舍利弗。舉要言之。能說八萬四千法聚。是名為語。知諸文字不可宣說。是名為義。云何依智。不依於識。識者四識住處。何等為四。色識住處。受想行識住處。智者解了四識。性無所住。識者若識地。大水火風大。智者識住四大法性。無別識者。眼識色住。耳鼻舌身意識。法住。智者內性寂滅。外無所行。了知識法。無有憶想。識者專取所緣。思惟分別。智者心無所緣。不取相貌。於諸法中。無所怖求。識者行有為法。智者知無所行。無為法性。無有識知。識者住滅相。智者無生住滅相。舍利弗。是名依智。不依於識。云何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不了義經者。分別修了義經者。不分別果。不了義經者。所作何業。信有果報。了義經者。盡諸煩惱。不了義經者。呵諸煩惱。了義經者。證白淨法。不了義經者。說生死苦惱。了義經者。說生死涅槃。一相無二。不了義經者。說種種莊嚴文字。了義經者。說甚深經。難持難了。不了義經

解下一本
有脫字

者。多為衆生。說罪福相。令聞法者心生欣感。了義經者。凡所演說。必令聽者心得調伏。不了義經者。若說我人衆生等。無有施受者。而為他說。有施受。了義經者。說空無相。無願無作。無有我人衆生作者受者。常說無量諸解脫門。是名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云何依法。不依於人。人者。攝取人見。作者受者。法者。解無人見。作者受者。人者。凡夫善人信行人。八人四果人。辟支佛人。菩薩人。一人出世。多所利益。多人受樂。憐愍世間。生大悲心。於人天中。多所饒潤。所謂諸佛等。依世諦。故為化衆生。故作是說。若有攝取。如是見者。是謂依人。如來為化攝人見者。故說依法。不依於人。一切平等。無別異性。猶如虛空。若有依止。是法性者。終不復離一相之法。同一法性。是故言依一切法。不依於人。舍利弗。是名菩薩摩訶薩。四依無盡。

四果部第三

如修行道地經云。其修行者。已得初果。道迹。知諸五欲。皆歸無常。不能盡除。所以者何。由見色聲香味細滑之念。故起愛欲。未能斷除。譬如梵志。淨潔自喜。詣下舍。後卒汗於指。行語。金師指汗不淨。以火燒之。金師諫曰。勿發是心。有餘方便。除此不淨。以灰土拭之。用水洗之。設吾火燒。卿不能忍。火熱毒痛。自觸其身。更甚于前。梵志子聞。即懷瞋恚。便罵金師。莫以己心量度他人。自不能忍。謂人不堪。吾無所用手。有垢汗。不敢行路。畏人觸我。吾儻近之。失吾道德。世所道術。天文地理。一切典籍。無不知之。曷因不淨。著五手指。勿得停久。當隨我言。除其

指穢也。金師聞之。燒紺正赤。以指彼指。梵志得熱。痛不能忍。擊指著口。金師大笑。謂年少言。卿自稱譽。聰明博學。探古知今。無不該通。清淨無瑕。於今無耐。持不淨指。合著口中。當知輕躁。未足為師。梵志報曰。不遭痛時。見指不淨。適遇火毒。即忘指穢。求道如是。長夜修習。離於愛欲。適見好色。恡意還動。所以者何。諸根未制。諸漏未盡。邪根未除。正定未發。宿愛不除。染欲還起。於是頌曰。

以見色欲。求所習。雖便解義。至道迹。頌戴想華。續聞香。如江詣海。志欲然。第二道迹。斯隨舍人。自念我身。不宜習此。恡欲如餘。凡夫說情欲。穢樂於無欲。晝夜觀察。修習汗露。恡怒癡。得往來道。一反還世。斷勤苦。原以得往還。於諸愛欲。無起。清淨恡癡。薄心常未斷。固有惱患。譬如男子。有婦端正。面目無瑕。以諸瓔珞莊嚴其身。夫甚愛敬。雖有是色。然是淫鬼。非是真入。唯人肉血。以為飲食。有人語夫。卿婦羅刹。肉血為食。夫不信人。數數語之。夫心遂疑。意欲試之。夜臥。揚出鼾聲。如眠。婦謂定眠。竊起出城。詣於塚間。夫尋逐。後見婦脫衣及諸寶飾。却著一面。面色變惡。口出長牙。頭上焰然。眼赤如火。甚為可畏。前近死人。手觸其肉。口齧食之。夫見如是。爾乃知之。非人是鬼。便急還家。臥於牀上。婦即尋還。來趣夫牀。復臥如故。其夫見婦。莊嚴瓔珞。面色端正。乃還親近。假使念之。在於塚間。噉死人肉。心雖穢厭。又懷恐怖。迴心觀婦。還起欲心。得往還道。斯隨舍人。若見外形。端正姝好。恡意還動。若

說汗露。瑕穢不淨。恡意即滅。於是頌曰。

變化人身。如脫銀。作恡鬼形。詣塚間。便噉死屍。如食飲。夫爾乃知。是羅刹。

第三道迹。阿那舍人。得不還者。見前得往還者。心自念言。吾於欲界三結已薄。其餘劫耳。還觀聖諦。見欲愛之瑕。多苦少安。不宜習欲。如凡乘馬。志在情欲。如蒼蠅著屍。吾何不除。令恡怒癡。得滅無餘。得盡漏禪。然後安隱。譬如有人在於盛暑。不能堪熱。求扇自扇。暮水洗浴。往來如是。見恡怒癡。以為甚熱。念求不還。於是修行。作惡露觀。永脫色欲。及諸恡癡。諦見五陰。所從起滅。滅盡為定。知見如是。便斷五結。而無隱蓋。得不還道。阿那舍果。不退還世。以脫愛欲。無有諸礙。恡鬼之患。即獲清涼。無有衆熱。若觀色欲。常見不淨。則知瑕穢。譬如遠方有買客。來各當疲極。值二十九日夜。冥無月。至於半夜。來到城門。門閉不開。繞至南牆。有注水天

如是一本作如意

及一本作

及一本作

雨之池。死屍鷄狗。雜類之蟲。或活或死。或沈或浮。百千萬億。跳跟戲樂。并及城中。掃除糞穢。髮毛便利。悉棄水中。衆人遠客。初未曾至。不識是非。疲極飢渴。恡意飲之。并患熱乏。脫衣沐浴。身覺止疲。安隱喜臥。至於天明。疲解瘡已。更詣池所。欲取水用。見水不淨。非常汗惡。或有捨走。或有閉目。或有塞鼻。或有嘔吐。於是頌曰。

譬如城傍水。種種居不淨。遠來值門閉。衆共止此池。初來不覺知。飢渴而取飲。并洗除熱乏。疲極得臥寐。天曉至水邊。審觀知不淨。

衆人共服惡，各各懷嘔吐，以得第三道。見欲樂不安，入禪定無患，觀欲如瑕水。

爾時那舍修行道時，樂於禪定，省于愛欲。如彼買客，惡不淨水，亦如嬰兒，癡弄不淨，年漸長大，捨前所戲，更樂餘事。至於老邁，悉捨前法，以法自娛。已得不還之道，亦復如是。見諸生死五道所樂，猶如小兒戲，轉更精進，欲脫始終不樂求生。於是頌曰：

譬如有小兒，在地弄不淨，年遂向長大，捨戲轉樂餘，修行亦如是，求護度三界，爾時遂精進，具足成四道。

第四無學羅漢修行道時，以在學地不樂始終，都無所樂。弗貪三界，斷一切結，三毒永亡。志念根力及諸覺意，見滅為寂。譬如王放醉象，牙利兇惡，遇者皆死。亦如毒龍，常吐毒氣，值者悉亡。亦如蚊蚋，常懷噴毒，觸者並害。三毒煩惱，亦復如是。與觸皆害，墜三界，唯有十力覺意解脫，無能除斷。修行自念，當如今時，已成羅漢，得無所著，諸漏永盡。修潔梵行，所作已辦，棄捨重擔，透得已利。生死已斷，獲平等慧，成無學法。以度彼此，於是頌曰：

其王放醉象，兇害牙甚利，諸龍蛇懷毒，遇者皆當死，皆化令調伏，還得善攝心，衆患盡無餘，三界無所畏，修行住學地，不動成聖道，已透得已利，度苦常獲安，已絕於五品，具足成六通，獨除諸塵勞。

如水洗衣垢，是謂為正士，隨順佛聖教，最上無塵垢，故說無學地。

四食部第四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衆生之類，有四種食。長養衆生，何等為四？所謂段食。或大或小，更樂食。念食。識食。是為四食。彼云何段食？謂今人所食入口之物，可食鹹者是。謂段食。云何更樂食？謂衣裳繖蓋，雜香華薰，火及香油，與婦人集聚，諸餘身體所更樂者，是謂更樂食。云何念食？謂意中所念，所想，所思，惟者，或以口說，或以體觸，及諸所持之法，是謂念食。云何識食？謂意之所知。梵天為首，乃至有想無想天，以識為食。是謂識食。以此四食，流轉生死。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阿那律：一切諸法，由食而存，眼以眠為食，耳以聲為食，鼻以香為食，舌以味為食，身以細滑為食，意以法為食。涅槃以無放逸為食。爾時佛告諸比丘：如此妙法，夫觀食有九事。人間有四食，一段食，二更樂食，三念食，四識食。復有五種，是出世間食。一禪食，二願食，三念食，四八解脫食，五喜食。是出世間之表。當共專念，捨除四種之食，求辦出世之食。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信心悲心，以種種食，施人，命終，生質多羅天。受種種樂，命終，得受人身，大富饒財，常行正法。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諸病人，施其湯藥，令離痛苦，命終，生欲境天。受五欲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大富多財，若見病人，臨終渴病，以石蜜漿，若水水施，此人命終，生清涼天。受天快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常離飢渴。又五分律

下一本
有悅字○
去一本作

云。若月直監食人。欲知生熟鹹酢。得貯掌中。舌舐嘗之。無好法經不許口嘗者為
淨口部第五

如十誦律云。云何漱口。佛言。以水著口中。三廻轉之。是名淨口法。又僧祇律云。爾時世尊。大會說法。有比丘口臭。在下風而住。佛知而故問。是比丘何故獨坐。答言。世尊。制戒。不聽嚼木。所以口臭。恐熏汗人。故在下風。佛言。聽用嚼木。極長十六指。極短四指以上。嚼時當在屏處。先淨洗手。嚼已。水洗棄之。嚼時不得咽之。若醫言為差病。須咽者。聽若無齒者。當用灰。濁土。搗礪石。呷木。洗口。已食。若食上。欲行水。當淨水。先洗手器。然後行水。若手汗者。當以葉承取。若口飲時。不得沒臂。使器著額。當拄臂而飲。飲時不得盡飲。當留少許。洩蕩已。從口處棄之。行水人。當好護淨器。若見沒臂。著額者。當放置一處。以脚幪。令人知不淨。若行非時漿飲。亦如前法。又僧祇律云。比丘晨起。應淨洗手。不得齧洗五指。復不得齊至腋。當齊手腕以前。令淨。不得粗魯洗。不得揩令血出。當以巨摩艸末。若灰土。豆。洗手。指令作聲。淨洗手已。更相揩者。便名不淨。應更洗手。比丘食前。當護手。若摩頭。捉衣。等。更須洗。比丘尚讀經受食。等。准用行之。手淨。尚爾。何況手殺生命。飲血。嚼肉。以汗身口。縱欲傳法。心亦不淨。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思屋內臭。佛言。應洒掃。若故臭。以香泥。若復臭。應屋四角懸香。又十誦律云。時有比丘。不嚼楊枝。口中氣臭。白佛。佛言。聽嚼楊枝。有五利益。一口不苦。二口不臭。三除風。四除

十六指一本作六指

當淨水一本作清水

嚼木一本作神作

末一本作水

度○准用行之一本水作唯用行

熱病。五除痰癢。復有五事利益。一除風。二除熱。三口味。四能食。五眼明。又四分律云。不嚼楊枝。有五過失。一口氣臭。二不善別味。三熱癢。病不消。四不引食。五眼不明。又五分律云。嚼已。應洗棄之。以恐蟲食。故死。又三千威儀云。用楊枝有五事。一斷當如度。二破當如法。三嚼頭。不得過三分。四梳齒。當三齒。五當汁。潔自用刮舌。有五事。一不得過三反。二舌上血出。當止。三不得大振手。汗。僧伽梨。若足。四棄楊枝。莫當人道。五當著屏處。

鳴鐘部第六

如付法藏經云。時有國王。名屬賦吒。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厭足。欲王四海。成備邊境。親成分離。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摒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瘡。以被鎖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絕。由聽馬鳴。比丘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迦輪迦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更斬。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為僧維那。王即自言。今此迦輪。聞捷椎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愍。若鳴捷椎。延令長久。羅漢愍念。為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傳。長打捷椎。至於今日。猶故如本。述曰。既知經意。鳴鐘濟苦。兼以集衆。即須維那。將欲打鐘。敘容合掌。發願利生之意。因鐘念善。便受苦畢。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鐘時。願一切惡道諸苦。並皆停止。若聞鐘聲。兼說偈讚。得除五百億劫。生死重罪。

此一本作

降伏魔力怨。除結盡無餘。露地擊捷推。比丘聞當集。諸欲聞法人。度流生死海。聞此妙響音。盡當來集此。○依別經偈云。聞鐘臥不起。護塔善神瞋。現在緣果薄。來報受蝨身。所在聞鐘聲。臥者必須起。合掌發善心。賢聖皆歡喜。

洪鐘震響覺羣生。聲徧十方無量土。合識羣生普聞知。拔除衆生長夜苦。六識常昏終夜苦。無明被覆久迷情。晝夜聞鐘開覺寤。怡神淨刹得神通。

依宣律師住持感應記云。祇洹戒律院內有銅鐘。重三十萬斤。四天王共造。欲集大千聖衆。目連以通力擊之。聲震遠聞。蓋高七丈。鐘形如吳地者。四面多有日月星辰。山川河海之像。兼斗斛稱尺之形。目連所擊。隨事所表。聲出告知。凡僧打者。但聲出而已。其戒場院內。復有大鐘。蓋高四百尺。上有金鐘。重十萬斤。形如杯罍。上有千輪王像。亦有千子。各各具足。復有九龍八功德水。種種諸相莊嚴。此之大鐘。劫初之時。輪王所造。聖人受戒已。得通者擊之。聲震三千。一切聖人。聞皆證果。惡趣聞者。識宿命。祇洹別有論師院。有一銅鐘。形如腰鼓。是乾闥婆王之所造也。上有梵王帝釋魔王四王。八部男子等像。若有異學外道。欲來擊論。則使神通羅漢擊之。聲震三千。諸外道等。將欲擊。聞此鐘聲。諸根訥鈍。無敢發言。若有好心。請決疑者。聞此鐘聲。開發菩提。得不退轉。復有別院。名修多羅院。有一石鐘。形如吳樣。如青碧

真宿命一
本作與宿
介連

玉。可受十斛。鼻上有三十三天像。四面以金銀隱起。東西兩面。有大寶珠。陷在腹中。大如五升。八角分。囉狀。若華形。周匝作十方諸佛初成道像。至初日出時。鐘上有諸化佛。說十二部經。舍衛城童男童女。悉來聽之。聞法證聖。犯欲之者。則不聞法。摩尼大將。以金剛杵擊之。百億世界中。聲聞於光明中。悉聞百千釋迦佛。說修多羅經。此鐘是拘樓秦佛所造。彼佛滅度後。娑竭龍王收去。至釋迦佛興。龍復將來。至佛滅度已。鐘先唱言。卻後三月。當般涅槃。鐘鼻諸天。聞皆涕泣。龍後將去。又阿難房前。有一銅磬。可受五升。磬子四邊。悉黃金鑄。作過去佛教弟子文。鼻上以紫磨金。爲九龍形。背上立天人像。執椎擊之。聲震三千。音中亦說諸佛教誡弟子法。此磬梵天王造。及佛滅後。娑竭龍王亦收入海宮中。

入衆部第七

如四分律云。凡欲入衆。當具五法。一應以慈心。二應自卑下。如拭塵巾。三應知坐起法。若見上坐。不應安坐。若見下座。不應起立。四彼至僧中。不爲雜說。談世俗事。若自說。若請他說。五若見僧中。不可事。心不安忍。應作默然住之。故智度論云。佛聖弟子。住和合故。有二種法。一賢聖語。二賢聖默。今見聚會之處。發生前到。已得上好之處。若見上座。老師來。都不起迎送。隨坐處。說法之深。若俗之類。三千威儀經云。凡欲上牀。當具七法。一床踞牀。二不得匍匐上。三不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牀。有聲。五不得大吒歎息。思惟世事。六不得狗羣臥。七以時節早起。地持論云。若見

眾生當慰問歡顏先語平視和色正念在前若菩薩知他衆生有實功德以嫌恨心不向人說亦不讚歎有讚歎者不唱善哉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故梁攝論云菩薩若見衆生當歡笑先言然後共語故五分律云不忍辱人有五過失一兇惡不忍二後悔恨三多人不愛四惡聲流布五死墮惡道

求法部第八

如增一阿含經云若不成就六法則不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何等爲六一不樂聞法二雖聞法不攝耳聽三不爲知解四未得法不方便勤求五所得法不善守護六不成就順忍反此六種則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又薩婆多論云無有白衣得佛道者要有三十二相出家著法衣威儀具足雜心論云知足現在處起少欲於未來世處起現在不取一錢難未來不取轉輪王易又涅槃經云於未得之財不生貪名少欲於已得之財不生貪名知足知足是現在少欲是未來

衰相部第九

如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云世尊告曰老有五種衰損一者鬚髮衰損以彼鬚髮色變壞故二者身相衰損形色腐力皆衰損故三者作業衰損發言氣上喘息逾急身顛掉故住便僂曲以其腰脊皆無力故坐卽低屈身羸弱故行必按杖身虛劣故凡所思惟智識愚鈍念悟

亂故四者受用衰損於現資具受用劣故於戲樂具一切不能現受用故於諸色根所行境界不能速疾明利而行或不行故五者命根衰損壽量將盡隣近死故遇少死緣不堪忍故阿含經云頭白有四因緣一者火多二者憂多三者病多四者種早白人病瘦有四因緣一少食二有憂三多愁四有病未調有四事先不語人一頭白二老三病四死是四事亦不可避亦不可卻一切味不過八種一苦二澀三辛四鹹五淡六甜七酢八不了味

雜行部第十

四分律云跋難陀比丘在道行張大圓蓋諸居士遙見謂是王若大臣恐怖避道諦視乃知比丘白佛佛言比丘不應持蓋在道行亦不應懸爲天雨雨時聽在寺內樹皮若葉若竹作蓋亦不許捉王大扇若行患熱聽以樹葉雜物作扇時諸比丘患蟲卽塵墮身上佛言聽作拂若以卽樹皮葉或以縷線裁碎繒帛作時有比丘得尾拂佛言聽畜時有年少比丘不解時事數相涉聽用算子記數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自作伎若吹唄供養佛言不應爾彼畏慎不敢令白衣作伎供養佛言聽又佛言彼不知供養塔飲食誰當應食佛言比丘若沙彌若優婆塞若經營作者應食又薩婆多論云凡出家人市買之法不得下價索他物得突吉羅衆僧衣未三唱得益價三唱已不應益衆僧亦不應與衣已屬他故比丘三唱得衣不應悔設悔莫還衆僧亦莫還又新婆沙論問異生聖者誰有怖耶有作是說異生有怖

凡聖者無怖。所以者何。聖者已離五怖畏。故五怖畏者。一不活畏。二惡名畏。三法衆畏。四命終畏。五惡趣畏。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此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萬里。此珠名曰金剛堅也。有第一力。耐使一切被毒之人。見悉消滅。又見光觸身。亦復消毒。第二力者。熱病之人。見則除愈。光觸其身。亦復得差。第三力者。人有無量百千怨家。捉此珠者。悉得親善。諸天一爪甲價直。一閻浮提人物。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患蛇入屋。未離欲。比丘恐怖。佛言。聽驚。若以筒盛藥之。若以繩繫。置地解放。有鼠入屋。作極盛出藥之。思蠍蜈蚣蜘蛛入屋。若以弊物。若泥團掃帚。盛藥之。在外解放。若房舍夜患蝙蝠。盡患鷲鳥。入佛言。聽織。作籠陳障。若作向樞子遮。時有老病比丘。拾虱藥地。佛言。不應爾。聽以器盛。若綿拾著中。若虱走出。應作筒盛。若虱出筒。應作蓋塞。又四分律云。時六羣比丘。誦外道安置舍宅吉凶符書呪。枝節呪利利呪。知人生死吉凶。呪解諸音聲呪。佛言。不應爾。彼救他。彼以活命。佛言。皆不應爾。爾時世尊。在毘舍離國。時諸離者。乘象馬車乘輦。捉持刀劍。來欲見世尊。彼留刀杖。在寺外。入內問訊世尊。時諸白衣持刀劍。來寄諸比丘。藏畏懼。不敢受。佛言。爲檀越。牢堅固。藏舉者。聽。又五百問事云。不得口吹經上。塵像塵准之。雖非正經。然須慎之。亦不得燒。故經得重罪。如燒父母。不知有罪者。輕。又僧祇律云。然火向有七事。無利益。一壞眼。二壞色。三身羸。四衣垢壞。五臥具壞。六生犯戒緣。七增世俗話。看病法者。僧祇律云。病人有

九法成就。必當橫死。一知非饒益食。食。二不知器量。三內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噉吐。出。五已消應出而彊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不器量。八懈怠。九無慧。又月上女經云。維摩詰妻名曰無垢。其妻九月生女。名爲月上。又佛脫離垢施女經云。波斯匿王有女。名曰維摩羅達。音言離垢施。厥年十二。端正殊妙。極有聰慧。又轉女身經云。須達長者妻。名曰淨日。有女名無垢。光頌曰。

拾遺簡要 冀捨危險 萬行貞固 六塵方掩 烈烈霜心 昭昭玉檢
如彼瓊珪 皎無瑕點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訂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麗句〕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傳記篇第一百 此有六部

述意部 翻譯部 雜集部 般若部 興福部 曆算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九河疏跡。策緼靈丘。四徹中繩。靈寶群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祕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尼園八藏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龍宮寶篋。亦未能罄。其由吾師釋迦。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總法界而為智。竟虛空以作身。專惟氣稟二儀。道周萬物而已哉。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為。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剛。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稚川河上公柱下史。竝驅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合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慈雲消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配笠歸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特恃斯乎。但正像遷移。羣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乎季運。既當徂北。稍有數字。

稚川一本作先子

風下一本有數字

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行蔡愔之勳。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六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並能銷聲柱冠。翕然歸向。爰至皇唐。玄奘法師。德隆終古。聲高宇宙。涉歷諸國。百有五十。翻譯經論。千有五百。盡善盡美。可稱可贊。前後寶軸。幾向五千。法門弘闢。緇門繁熾。道俗蒙益。焉可勝言。吾少習周孔之文典。晚慕黃老之玄旨。俱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沈泥。本號離欲之逸人。摧邪之大將。吾欣憐慕。其謂此乎。今列前後翻譯。總有一十八代。所出衆經五千餘卷。佛法東流。三度滅法。失譯經本。三百一十部。五百三十八卷。今此所列。總述帝王年代。大小乘經部。要具錄人法。奇存大本。兼述古今。道俗英賢博學。依傍佛教。所出百家諸子。向有三千餘卷。又列帝王前後興福多少。又列佛降闍浮。隱顯年代。略算時節。如是要用。並附其後。庶將來哲。同鑒博記矣。

翻譯部第二

竊觀上人有經已來。賢德罕受。每至度語。無不稱云。譯胡為漢。且東夏九州。名西域。為天竺者。是總名也。或云身毒。如梵稱此方。為脂那。或云真丹。或作震旦。此蓋承聲。有楚夏耳。若當稱漢。漢止劉氏兩代一號。已後。禪讓。魏晉不同。須依帝王稱謂。甄別今為。此錄。悉改正之。又

存大本一本作在大

胡之雜戎。乃是西方邊俗。類此方有羌蠻夷之屬。何得經書乃云胡語。佛生天竺。彼土士族。婆羅門者。總稱為梵。梵者清淨也。承裔光音色天。其光音天。梵世最爲下。劫初來此。食地肥者。身重不去。因卽爲人。仍其本名。故稱爲梵。語言及書。既象於天。是以彼云梵書梵語。如舊日僧。悉稱俗姓云釋迦者。起自秦代。有沙門釋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乃云。既存剎染。紹繼釋迦。子雖異父。而姓無殊。今者出家。宜悉稱釋。及翻四合。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衆咸歎服。其四姓者。一刹帝利。此是王種。二婆羅門。是高行人。三名毗舍。如此土民。四名首陀。最爲卑下。如此土。身隸而安。正當晉秦之時。刊定目錄。則注羣經。自號彌天。指摸季葉。猶言譯胡爲秦。此亦崑山之一礫。未盡美焉。但上來有胡言處。竝以梵字替之。庶後哲善談得其正真者也。

後漢朝譯傳道俗一十二人所出經律等三百三十四部。四百一十六卷。失經一百。前魏朝譯僧六人所出經律等一十三部。四卷。南吳孫氏傳譯道俗四人。所出經傳等一百四十八部。一百八十五卷。失經一卷。西晉朝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戒等四百五十一部。七百一十五卷。失經八部。東晉朝傳譯道俗二十七人。所出經傳等二百六十三部。五百八十五卷。失經四部。前秦符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等四十部。二百三十八卷。西秦乞伏氏傳譯僧一人。所出經傳十四部。經八部。十一卷。後秦姚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一百二十四部。六百六十二卷。北涼沮渠氏。

傳譯道俗八人。所出經傳三十二部。二百二十四卷。失經一卷。宋朝傳譯道俗二十三人。所出經傳二百一十部。四百九十九卷。前齊朝傳譯道俗一十九人。所出經傳四十七部。三百四十六卷。梁朝傳譯道俗二十一人。所出經律傳等九十部。七百八十八卷。後魏元氏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論傳錄八十七部。三百零二卷。後齊高氏傳譯道俗二人。所出經論七部。三卷。後周宇文氏傳譯道俗一十一人。所出經論天文等三十部。四卷。陳朝傳譯道俗三人。所出經論傳疏等四十部。三百七十四卷。隋朝傳譯道俗二十餘人。所出經論等九十餘部。五百一十卷。皇朝傳譯僧等十有一人所出經論等二百餘部。一千五百餘卷。衆經律論傳合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五百二十六卷。除經神。大乘經一譯二百四部。六百八十五卷。一六十六卷。大乘經重翻二百二部。四百九十七卷。九十九卷。小乘經一譯一百八十八部。四百三十九卷。六十九卷。小乘經重翻九十六部。九百七十四卷。六卷。小乘律三十五部。二千八百七十四卷。五卷。二十八卷。大乘論七十四部。九百一十三卷。五十二卷。小乘論三十三部。二千一百七十七卷。六十八卷。賢聖集傳四十九部。一百八十八卷。十八卷。

雜集部第三

自仙苑告成。金河靜濟。數字群品。汲引塵囷。隨機候而設。謀猷。逐性欲而陳。聲教。網羅。一化。統括大千。受其道者。難罄傳其宗者。易曉。遂能流被東夏。時經六百。翻譯方言。卷數五千。英

後道俗依傍聖宗所出文記三千餘卷。莊嚴佛法。顯揚聖教。文華旨奧。殊妙可觀。歷代隱顯。部帙散落。雖有大數。不足者多。尋訪長安。滅向千卷。唯聞廬山東林之寺。即是晉時慧遠法師所造伽藍。綱維住持。一切諸經。及以雜集。各造別藏。安置並足。知事守固。禁掌極牢。更相替代。傳授領數。慮後法滅。知教全焉。今隨所見聞者。具列如左。後見有者。或補致處。

者聞廬山解脫見傳。○衆經目 右二部西晉沙門竺法護出

即色遊玄論○辯三乘論○釋蒙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指歸○本業四諦序○本起四

諦序 右七部七卷至東晉哀帝時沙門支遁撰字道

毗曇指歸 右一卷至哀帝時沙門竺僧虔撰

歷遊天竺記傳 右一卷至東晉平陽沙門釋法顯撰

法性論○明報應論○釋三報論○辯心識論○不敬王者論○沙門袒服論○佛影讚○

妙法蓮華經序○修行方便禪經序○三法度論序○大智度論序○大智度論要略鈔二

十卷○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并羅什法師答 右十三部總有三十五卷至晉孝武及安

帝時廬山沙門釋慧遠撰

神無形論 右一卷至東晉帝時楊都瓦官寺沙門釋僧叡撰

維摩詰經子注五卷○窮通論 右二部六卷至晉孝武帝時廬山東林寺沙門釋曇詵撰

晉武帝一
本作晉成

是遠法
師弟子

人物始義論 右一卷至晉武帝時沙門釋法暢撰

高逸沙門傳 右一卷至晉孝武帝時剡東仰山沙門釋法濟撰

立本論九篇○六識指歸十二首 右二卷至晉孝武帝時荊州上明寺沙門釋曇微撰

馬鳴菩薩傳○龍樹菩薩傳○提婆菩薩傳○實相論什法 右四卷至後秦晉安帝時天

竺國鳩摩羅什法師譯撰

般若無知論○不真空論○物不遷論○涅槃無名論 右四卷至晉安帝時京兆沙門釋

僧肇撰

釋駁論 右一卷至晉安帝時沙門釋道常撰

善不受報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頓悟成佛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

二諦論 右七卷至宋朝初龍光寺沙門釋竺道生撰

三寶記二十卷○淨住子二十卷○宣明論三卷○雜義記二十卷 右四部六十三卷齊

司徒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撰

承天達性論○冤魂志二卷○誠殺訓一卷 右此三部齊光祿大夫顏之推撰

述僧中食論一卷 右此一部南齊沈休文撰

羅明一本
作慧明

冥祥記十卷 右此一部齊王琰撰
 出三藏集記十六卷 ○法苑集一十五卷 ○弘明集一十四卷 ○世界記十卷 ○薩婆多師
 資傳五卷 ○釋迦譜四卷 ○大集等三經記 ○賢愚經記 ○集三藏因緣記 ○律分五部記
 ○經來漢地四部記 ○律分十八部記 ○十誦律五百羅漢記 ○善見律毗婆沙記 右十
 四部七十二卷至梁朝楊州建安寺沙門釋僧祐撰
 衆經要攬法偈二十一首 右一卷梁武帝時沙門釋道歡撰
 起信論疏二卷 右一部梁太清四年真諦法師出
 衆經要鈔一部并目錄十八卷 右一部梁帝敕莊嚴寺沙門釋僧旻等於定林上寺撰出
 華林佛殿衆經目錄四卷 右此一錄四卷梁帝敕安樂寺沙門釋僧紹撰
 經律異相一部并目錄五十五卷 ○名僧傳并序目三十一卷 ○衆經供聖僧法五卷 ○衆
 經目錄四卷 ○衆經護國鬼神名錄三卷 ○衆經諸佛名三卷^{十六} ○衆經擁護國土諸龍
 名錄一卷 ○衆經懺悔滅罪法三卷 ○出要律儀二十卷 右此九部一百二十二卷梁帝
 敕莊嚴寺沙門釋寶唱等撰集
 大般涅槃經子注七十卷 右此一部七十卷梁朝建安寺沙門釋慧明注
 義林八十卷 右此一部八十卷梁簡文帝敕開善寺沙門釋智藏等二十大德撰

內典博要四十卷 右此一部四十卷湘東王記室虞孝敬撰類同坐禪類苑之流
後得出家改名慧命
 高僧傳十四卷并目錄 右此一部梁朝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伐魔詔一卷 右此一部梁朝僧會撰
 轉法輪論一百八十卷 右此一部一百八十卷梁朝敕大德并學士撰
 婆羅門天文二十卷 右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年摩勒國沙門釋達摩流支法師譯出
 小品經子注五十卷或百卷 右一部梁武帝注
 法寶連璧二百卷 右此一部梁簡文帝蕭綱在儲宮日躬覽內經指搗科域令諸學士編
 寫連成有同華林徧略
 京師塔寺記二十卷 右此一部梁朝尚書兵部郎中兼史學士臣劉瑒奉敕撰
 神不滅論一卷 右此一部梁朝鄭道子撰
 婆薮槃豆傳一卷 ○翻外國語七卷 ○衆經通序二卷 右三部十卷陳朝西天竺優禪尼
 國三藏法師拘那羅陳翻云真諦譯出
 維揚地伽藍記五卷 右此一部五卷至元魏鄴都期城郡守楊銜之撰
 五明論 ○聲明 ○醫方 ○工巧 ○呪術 ○因明 右此五論至魏明帝時波頭摩國三藏律
 師撰那跋陀共闍那耶舍於長安舊城譯

周衆經要二十二卷○一百二十法門 右此二部二十三卷魏丞相王宇文黑秦命沙門釋曇顯等撰

釋老子化胡傳○十八條難道章 右二卷周朝新州顯果寺沙門釋僧勣撰
散華論八卷 右一部八卷周朝楊州栖立寺沙門釋慧善撰

至道論○淳德論○遺執論○不殺論○去是非論○修空論○影喻論○法界資人銘○厭食想文○僧崖菩薩傳○韶法師傳○驗善知識傳 右此十二部十二卷周朝武帝沙門釋亡名著

三寶集十一卷 右一部十一卷周朝武帝沙門釋靜菴依諸經撰
三教論 右此一卷周朝武帝沙門釋道安撰

笑道論三卷 右一部三卷周武帝敕前司隸母稱伯甄鸞銓衡佛道二教作
周高祖問難佛法二卷 右一部二卷周武帝共前僧鄴都任道林論議武帝敕撰

王氏破邪論一卷 右一部一卷武帝時相州前沙門王明廣對術元嵩破佛法事
安民論十二卷○陶神論十卷○因果論二卷○聖迹記一卷 右四部二十五卷隋朝相

州大慈寺沙門釋靈裕撰
對根起行雜錄集三十六卷○三階位別錄集四卷 右二部四十卷隋初西京具寂寺沙

門釋信行撰

衆經目錄七卷 右此七卷隋朝開皇十四年大興善寺沙門釋法經等二十十大德奉敕撰
揚化寺釋僧程日嚴寺沙門彥琮區域條分觀續緝綴

十種大乘論一卷 右此一部隋大興善寺沙門釋僧粲撰
論場三十一卷 右此一部三十一卷隋大興寺沙門成都釋僧現集

凡聖六行法二十卷亦有十卷七卷五卷三卷一卷者成 右此一部凡四十六卷隋滄州逸沙門釋道正撰
達摩笈多傳四卷○通極論一卷○辯教論一卷○辯正論一卷○通學論一卷○善財童

子諸知識錄一卷○新譯經序○福田論一卷○僧官論一卷○西域立志十卷 右此十部二十二卷隋朝日嚴寺沙門釋彥琮撰

述釋道安智度論解二十四卷○存廢論一卷○傷學論一卷○厭修論一卷 右四部二十七卷隋朝長安寺沙門釋慧影撰

旌異傳二十卷 右一部二十卷隋朝相州秀才儒林郎侯君素奉文皇帝敕撰
通命論二卷 右此一部兩卷隋朝晉王府祭酒徐同卿撰

內外傍通比較數法一卷 右此一卷隋朝翻經學士涇陽劉憑撰
開皇三寶錄一十五卷 右此一部一十五卷隋朝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撰

釋僧一
本作沙門
明慈

衆經法式十卷 右此一部十卷隋開皇十五年文帝敕令有司撰

翻經法式論十卷○諸寺碑銘三卷 右此二部十三卷後隋翻經沙門釋明則所撰

序內法一卷○內訓一卷 右此二卷後隋翻經沙門釋行炬撰

香城甘露五百卷 右此一部五百卷後隋敕慧日道場沙門釋智果并有司共撰

三德論一卷○入道方便門二卷○餽喻論一卷○無礙緣起一卷○十種讀經儀一卷○

無盡藏儀一卷○發戒緣起二卷○法界圖一卷○十不退論一卷○禮佛儀式一卷 右

此十部一十二卷大唐西京延興寺沙門釋玄琬撰

破邪論一卷○辯正論八卷 右此兩部九卷皇朝終南山龍田寺沙門釋法琳撰

析疑論一卷○續詩苑英華十卷○注金剛般若經一卷○諸經講序一卷 右此四部十

三卷皇朝西京紀國寺沙門釋慧淨撰

內德論一卷 右此一卷皇朝門下典儀李師政撰

辯量三教論三卷○禪觀四詮論十卷 右此二部十三卷皇朝京師西明寺沙門釋法雲

撰

注僧尼戒本二卷疏記四卷○注羯磨二卷疏記四卷○行事剛補律儀三卷○釋門正行懺悔儀三

卷○釋門亡物輕重儀一卷○釋門章服儀一卷○釋門歸敬儀一卷○釋門護法儀一卷

贊二一本
作贊三

○釋氏譜略一卷○聖迹見在圖贊一卷○佛化東漸圖贊二卷○釋迦方志二卷○古今

佛道論衡四卷○大唐內典錄十卷○續高僧傳三十卷○後集續高僧傳十卷○廣弘明

集三十卷○東夏三寶感通記三卷○西明寺錄一卷○感通記一卷○祇洹圖二卷○遺

法住持感應七卷 右此二十二部一百一十七卷皇朝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禪林鈔記三十卷 右此一部西京弘福寺沙門會隱西明寺沙門玄則等十人皇朝麟德

二年奉敕北門西龍門修書所於一切經略出

注金剛般若舍衛國二卷 右此一部兩卷皇朝麟德二年西明寺沙門玄則注

大唐西域傳十二卷 右此一部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門玄奘奉勅撰

法苑珠林一百卷○諸經要集二十卷○大小乘禪門觀十卷○受戒儀式四卷○禮佛儀

式二卷○大乘零止觀一卷○辯偽顯真論一卷○敬福論三卷○四分律討要五卷○四

分律尼鈔五卷○金剛般若集註三卷 右此十一部一百五十四卷皇朝西京西明寺沙

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大唐衆經音義二十卷 右此一部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門釋玄應撰

注新翻能斷金剛般若一卷○注二帝三藏聖教序一卷 右此二卷皇朝西京普光寺沙

門釋玄範撰

體經要集
一本作善
惡業報論
四分律
一本作四

西京寺記二十卷○沙門法琳別傳三卷○沙門不敬錄六卷 右此三部二十九卷皇朝
西京弘福寺沙門釋彥琮撰

注般若多心經一卷 右此一卷皇朝武侍極字愍之注

注涅槃經四十卷 右此四十卷皇朝辯州刺史李玄震注 是英公弟

中天竺行記十卷 右此一部皇朝朝散大夫王玄策撰

西域志六十卷○畫圖四十卷 右此二部合成一百卷皇朝麟德三年奉敕令百官撰

冥報記二卷 右此一部皇朝永徽年內吏部尙書唐臨撰

冥報拾遺二卷 右此一部皇朝中山郎餘令字元休龍朔年中撰

六道論十卷 右此一部六卷皇朝左衛長史兼弘文館學士陽尙善撰

顯常論二卷 右此兩卷皇朝李玄冀撰

辯異論一卷 右此一卷皇朝元萬頃撰

師心錄三十卷 右此三十卷威衛錄事蕭宣慈撰

般若部第四

大般若經梵本二十萬頌翻成六百卷 合有四處一十六會
慈恩寺玄奘法師譯

第一會在王舍城鷲峰山說梵本一十三萬二千六百頌 右翻成四百卷七十九品單

譯

第二會在王舍城鷲峰山說梵本二萬五千頌 右翻成七十八卷八十五品重譯當大
品放光光讚三本總八十卷今翻成七十八卷依梵本同

第三會在王舍城鷲峰山說梵本一萬八千頌 右翻成五十九卷三十一品單譯

第四會在王舍城鷲峰山說梵本八千頌 右翻成一十八卷二十九品重譯當小品道

行新道行明度四本今翻成一十八卷依梵本同

第五會在王舍城鷲峰山說梵本四千頌 右翻成一十卷二十四品單譯

第六會在王舍城鷲峰山說梵本二千五百頌 右翻成八卷一十七品重譯當勝天王

般若

第七會在室羅筏耆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重譯當文殊般

若

第八會在室羅筏耆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四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九會在室羅筏耆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三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重譯當金剛般

若

第十會在他化自在天王宮末尼寶藏殿上說梵本三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十一會在室羅筏耨多林給孤獨園說施波羅蜜多梵本二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單譯

第十二會在室羅筏耨多林給孤獨園說戒波羅蜜多梵本二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單譯

第十三會在室羅筏耨多林給孤獨園說忍波羅蜜多梵本四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十四會在室羅筏耨多林給孤獨園說勤波羅蜜多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單譯

第十五會在王舍城鷲峰山說定波羅蜜多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單譯

第十六會在王舍城竹林園白鷲池側說慧波羅蜜多梵本二千五百頌 右翻成八卷無品單譯

此十六會序 右長安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興福部第五

自釋教之來震旦開濟極焉發悟疎通廓清塵染其中瑞應具編前聞具述數條用呈後學昔士行尋教意在二大乘將發西域乃有雷難遂以經投火經身不灰火為之滅遂東遠此土

即放光經是也又曼無識獲涅槃經至於涼土盜者夜竊舉而不起稽首謝焉周武之凌法也像毀經焚咸見藏經相從騰上奄入空際如斯衆矣不可具書然弘教在人有人有國為本度人立寺圖像譯經時約相求故敍由來昌明佛教而漢魏以往固無德而稱聞晉宋迄今輒略銓序

興福一本 作興勝

晉世祖武皇帝大弘佛事晉惠帝洛下造興福寺敏帝於長安造通 右西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

晉中宗元帝江左造瓦官閣宮晉肅宗明帝造皇興道場二晉顯宗成帝造中興鹿野二晉太宗簡文帝 造像度僧立寺長干起未塔晉烈宗武帝立本起寺晉安帝立大石寺 右東晉一百四載立寺一千七百六十

尼下一本 有度字 翻一本 作翻寂

宋高祖武帝口誦梵本手寫戒經造像宋太宗明帝利造八金像解濟感佛舍宋太祖文帝 右宋時合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譯經二百一十部僧尼三萬六千人

照一本作 招一本作 持一本作

齊太祖高帝手寫法華口誦般若四月八日持金像七月齊世祖武帝造昭化塔二寺三百名齊高宗明 帝法華二切經造千佛像口誦般若持 右齊時合寺二千一十五所譯經七十二部僧尼三萬二千 五百人 梁高祖武帝制五時論傳四方等造光宅同泰五梁太宗簡文帝造茲敬報恩二寺刺血自寫般若十部願畢日不

梁中宗元帝造天居天宮二寺供有千僧自備法華成寶論右梁時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譯經二百四十八部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人

梁宣帝 梁明帝 右二主中興社稷荆州造天皇步屐大明等諸寺治在江陵一州佛寺一百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

僧七千一本作二萬人

陳高祖武帝揚州造東安殿皇天居四寺寫一切經三十二卷造陳世祖文帝寫五十卷經度僧尼二萬人治故寺六十所宣帝揚州中造太皇寺七級木塔又造崇皇寺利高十五丈下安佛爪造金像二萬餘軀治故寺五十所故像一百三十萬軀寫十二藏經度一萬人右陳時五主四十四年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國家新寺一千七百官造者六十八所郭內大寺三百餘所僧尼三萬二千人譯經十一部輿地圖云梁武都下舊有七百餘寺屬侯景作亂焚燒蕩盡有陳既統國及下民備皆修葺表塔相望星羅揚策經像之富不可殫言

道武一本作禮武

大帝一本作文帝

魏元太祖道武皇帝於廣地造十五級塔又立開泰定國二寺寫經高宗文成帝重復佛教更闢禪門魏顯祖獻文帝召坐禪僧魏高祖孝文帝於都造安樂寺各四方僧六宮侍女持年三長月六齋月別造像故八魏世宗宣武帝於式乾殿自鑄維摩造像魏肅宗孝明帝於鄴下造魏敬宗孝莊帝造五精舍西魏武帝長安造二供三魏大帝造般若寺用給貧者右元魏君臨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國家大寺四十七所北齊常安鑄石置龍東三十里王公等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所造寺者三萬餘所總度僧尼二百餘萬譯經四十九部佛教東流此焉為盛惟太武時信用司徒崔暭佞說凌廢正教潛

僧明一本作僧明

隱七年後知詐佞戮誅崔氏還復佛教光闡於前

齊高祖文宣皇帝登詐受禪於僧明禪師受禪戒內斷酒放除八千齊肅宗孝明帝為先皇寫藏合三萬八千四十卷世祖武成帝造寶塔轉七卷度三千許僧右高齊六君二十八載皇家立寺四十三所譯經一十四部度人與魏相接

周孝明帝為先皇造佛一十二軀并諸侍衛周太祖文帝於長安造道遠步嶺大乘等六寺度僧四千卷一萬餘軀寫般若經三千卷六齋八戒常弘不絕右周時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合寺九百三十一所譯經一十六部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三年周朝廢寺咸乃與立之名山之下各為立寺一百餘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萬人立寺六千五百八十餘自餘隋煬帝為孝文帝獻皇后長安造二禪定并二木塔并立別寺一十所官供十年修故經六百別造不可具知之矣隋煬帝為孝文帝獻皇后長安造二禪定并二木塔并立別寺一十所官供十年修故經六百六千二右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人譯經八十二部

斯令一本作期今〇一主一本作一匡

唐高祖太武皇帝纂堯居晉契武基周雲起龍騰撫斯令世叶一主以興運因九合而樂推發自泰墟克定京室子俗之規已布約法之教使申并集五星化覃四表地紐還正天維更張自東徂西遠安邇肅而義旗初指經途華陰望祀靈壇以求多祉神祠之右式構伽藍寔日靈仙妙同神製金碧交映繡繡相輝盡觀峻崑斜臨貝闕華堂森聳近對蓮峯寫像書經

果下一本
有四字及
三字〇習
一本作集

可配一本
作可配〇
折宗略一
本折新宗
記

自照一本
作自照
觀到一本
作觀到

備修。醍醐。又於京內。造會昌。勝業。慈悲。證果。習仙尼寺。又捨舊居。為興聖寺。并州。造義興寺。並堂宇輪奐。象設雕華。武德元年。於朱雀門南通衢之上。普建道場。設無遮會。誦說法侶。若鰲航之初開。濟濟名賓。似鵝林之始集。車馬備側。士女駢填。鼓庇禪枝。如爭袂飲。又為太祖元皇帝。元貞皇后。造栴檀等身像三軀。圖九五之神儀。摸四八之靈相。剞劂之飾。既有劣於優填。盜金之華。實無慚於斯置。又於其年仲春之月。命沙門四十九人。入內行道。遂使天宮梵說。再流。轉於紫微。王域。祕典。復揚音於黃屋。爾後崇信。不墜於時。太宗文皇帝。慕太易太初之氣。資天皇帝之靈。幽房啓高陽之基。姚墟構重華之業。赤光流戶。紫氣衝天。龍顏鳳臚之形。日角月懸之兆。河目海口之異。豐上銳下之奇。聰聖立覽。知來藏往。探幽入微。窮神盡性。凡厥天授。其體自然。往潛初德。經綸天下。屬隋氏版蕩。寓內分崩。火燎豈巖。水飛滄海。皆為逐鹿之意。名開僧號之儀。河右以來。龍蛇等驚。中原之地。玉石俱焚。遂使地表天垂。鏡有來蘇之歎。上京要服人。與抒軸之悲。我皇居帝子之親。膺天冊之命。興行九五。總統六軍。莫不瓦解冰銷。風從艸偃。凱歌獻捷。無與論功。既而氛霧廓清。區宇平一。高祖凝神。毓聖馳想。煙霞之外。往以萬方。昏墊百神。愆祀。屈穎陽之高風。拯率土之沈溺。於黎黎。再造之德。庶類荷裁成之恩。不以黃屋為心。俯以蒼生為念。脫屣之懷。無忘於靈府。釋負之志。有形於明發。喜禘郊之可記。折宗祐之有主。考時緯。日傳大寶。於少陽矣。自光摩監撫。作貳春宮。聿遵

五一木作
伐

三善。爰貞萬國。及天下重啓寶曆。惟新。臨赤縣。而大誓莊嚴。撫黔黎。而廣興利益。開四等之日。福燭變雲。揚六度之風。橫流舜雨。貞觀元年。獻春之月。受詔闕京。衆僧德行之者。並令入內殿行道。各滿七日。有司供備。務在精華。至三年。帝恐年數不登。憂矜在慮。爰發給旨。簡精誠宿德。并侍者二七人。於天門街。祈雨七日。聖力冥扶。稼苗重稔。家豐萬箱之歎。國富九年之寶。自爾已來。常豐不絕。往以初建義旗。神兵剋殄。矢石之下。恐結冤魂。其年冬。令京城僧尼七日行道。所有衣服。悉用檀那。藉此勝因。竭誠懺懺。戰場之虞。並置伽藍。昭仁覺等。十有餘寺。至三年春。又奉詔。令僧尼每月二七日。行道轉仁王等經。官給齋供。用為常法。又敕波頗三藏。兼開三教。備舉十科。釋慧乘等。一十九人。與善翻譯。又為太武皇帝。於終南山。造龍田寺。并送武帝等身像六軀。永充供養。又為穆太后。造弘福寺。寺成之後。帝親幸焉。自點佛睛。極隆闡施。因喚大德十人。親到言論。于時寺主道意。語言及太后。悲不自勝。掩淚吞聲。久而言曰。朕以早喪慈親。無由反哺。風樹之痛。有切于懷。庶憑景福。上資冥祐。朕比以老子居左。師等不有怨乎。意曰。僧等此者。安心行道。何敢忘焉。帝曰。佛道大小。朕以久知。釋李尊卑。通人自曉。豈以一時在上。即為勝也。朕以宗承柱下。且將老子居先。植福歸心。投誠自別。比來。檀捨。食向釋門。凡所營修。俱為佛寺。諸法師等。知朕意焉。又為穆皇后。於慶善館側。造慈德寺。沙門玄奘。振錫五天。搜揚正法。旋鑪八水。思闡微言。十有九年。奉詔翻譯。前後褒賞。格

序之一本
作序文

雖一本作
○頌一
本作○頌一
其性一本
作真性

顯常倫。中使相望。無空旬日。躬留神思。為製序之控引。經宗褒揚。佛理所度。僧衆三萬餘人。至於金銀等身。珠像等。動過萬計。差難備舉。今上皇帝。乃聖乃神。多能多藝。無為之政。遠嗣離連。有道之風。寔方炎昊。閑田息頌。比屋可封。山瀆効靈。中外禎福。棟梁三資。荷負四生。宿植善根。久修勝業。崇信之道。發自天資。孝敬之心。率由其性。昔在儲貳。明發永懷。爰遣有司。奉為文德皇太后。造慈恩寺。考慈形勝。襟帶市朝。爰命兇人。開基締構。甫移銀榜。即此金園。法侶摩肩。朝貴延首。其地高樹。負柳百雉。紆餘層成。結隅九重。延袤於是。廣闢寶坊。備諸輪煥。瞻星測景。置果衡繩。玉寫垂輝。金鋪耀彩。長廊中宿。反宇千霄。浮柱繡栴。上圖雲氣。飛軒鑿榭。下帶虹蜺。影塔儼其相望。經臺鬱其並架。盤丹青之鉅鏡。揮藻績之瓊奇。寶鐸鏘風。金盤承露。踈鐘夜撤。清梵朝聞。定慧之所依憑。靈異之所栖宅。又叙文帝序經。意為述聖記。文多不載。暨乎恭膺寶位。慶祚惟新。思罔極於先皇。播惠津於羣品。鼎湖之駕。邈矣不追。長陵之魂。悠然滋永。聿興淨業。標樹福田。先帝所幸之宮。翠微玉華。並捨為寺。供施殷厚。像設靡華。每至武皇穆后之諱。蓋京僧尼。七日行道。太宗及文德皇太后忌日。普及僧尼。三七日行道。造像書經。度僧設供。備諸闕見。可零言焉。顯慶之際。常合玄奘法師。入內翻譯。及慈恩大德。更代行道。不替於時。又出詔為皇太子。西京造西明寺。因幸東都。即於洛下。又造敬愛寺。寺別用錢。各過二十萬貫。寺宇堂殿。每像皆華。妙極天仙。巧麗神鬼。又為諸王公主。於西

六丈一本
作六丈

暨日一本
作暨日

京造資戒崇敬招福福壽二十餘寺。爰敕內宮。式模遺影。造繡像。一格舉高十有二丈。驚目駭聽。絕後光前。五色相宣。六丈交映。託修揚於素手。寫滿月於雙鏡。麗越燕緹。綸逾蜀錦。布護列九華之彩。紛綸合七耀之光。送在慈恩。長充供養。萬機餘暇。入正為心。親紆聖恩。躬擗神筆。製大慈恩寺。隆國寺。碑文及書。湛露凝華。緝縱流韻。刊乎貞石。傳之不朽。擊揚至理。藻鏡玄冲。屢詔細黃。考窮名教。每論之席。躬自覽焉。詮定是非。事詳論集。既告成天地。登岱勒封。讓德上玄。推功大聖。乃發明詔。班示黎元。天下諸州。各營一寺。咸度七僧。隨有嘉祥。用題厥目。悉聽圖史。修覽帝王。道被區寰。仁沾動植。警日觀以崇祀。昭明堂以開化。牢籠真俗。囊括古今。未有我皇之盛也。總章元年。下詔。西京更置明堂。乾封二縣。用旌厥德。傳諸後昆。右三代已來。一國寺有四千餘所。僧尼六萬餘人。經像莫知億載。譯經一千五百餘

曆算部第六

唐貞觀十三年冬十月。敕遣刑部尚書劉德威。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章佺。雍州司功毛明素等。問法琳法師曰。依辯正論第五卷云。姚長謙曆言。佛是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子之歲始滅度者。因何法顯傳云。聖殷王時生。推於像正之記。言佛周平王時出。依道安作論云。確執桓王。費長房為錄。固言莊代。何故傳述乖紊。無的可依。仰具顯先後不同遐邇。所以

註代一本
作註王

法師對曰。琳聞大聖應生。本期利物。有感斯現。無機不顯。故經云。一音所暢。各隨類解。論聲既爾。語體亦然。而傳記所明。非無析理。琳今正據。取彼多家。先列其真。後陳其妄。謹依魏國曇謨最法師。齊朝尚統法師及修曆博士姚長謙等。據周穆王天子傳。周書異記。前漢劉向列仙傳。序并古舊二錄。後漢法本內傳。及傅毅法王本記。吳尚書令闕澤等。衆書准阿含經等。委細推究。冀得依實。佛是姬周第五主。昭王瑕即位二十三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現白象形。降自兜率。託淨飯宮。摩耶受胎。故後漢法本內傳云。明帝問摩騰法師曰。佛生日月可知。以不。騰曰。佛以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託陰摩耶。即此年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於嵐毗園內波羅樹下。右脅而誕。故普曜經云。普放大光。照三千界。即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即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徧於西方。盡作青紅之色。昭王即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耶。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至一千年外。聲教被此。昭王即遣鶴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佛生即當此年。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四月八日。夜半逾城出家。故瑞應經云。太子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天人於窻中。叉手白言。時可去矣。因命馬行。即此年也。周第六主穆王。滿二年。癸未二月八日。佛年三十成道。故普曜經云。菩薩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即此年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

已亥一本
作辛未
百下一本
有九十九
三字

涅槃一本
作般若

日。佛年七十九。方始滅度。故涅槃經云。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出種種光。地大震動。聲至有頂。光徧三千。即周書異記云。穆王即位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且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佛入涅槃。即此年也。始自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誕應已來。總算年月。至今大唐咸亨二年。已亥之歲。正經一千六百載。又按王玄策西域行傳云。摩伽陀國菩提寺。大德僧。跋那去線陀。據經算出云。釋迦菩薩。年至十九。四月初夜。出城。至三十一成道。至七十九。入般涅槃。已來。算至咸亨二年。算始。有一千三百九十五年。西國曆算共此不同。故延今按法顯傳云。聖出般王時。生者。但法顯雖外遊諸國。傳未可依。年月特乖。殊俗實為河漢。又異二安乙丑尚統甲寅諸無所據。未足可驗。又像正之記。罕見。依憑安公為論。據羅什記者。承世安高。安世高者。以漢桓帝時。在雒陽。翻譯信執筆者。據桓帝時。但羅什秦時始來。世高漢朝先至。二師相去。垂隔三百年。信彼相承。依而為記。非是安論。造次謬陳。竝由當時傳者之過。又隨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莊王時。生者。房以二莊同世。周莊十年。即魯莊七年也。但據常星為驗。而云佛生。未悟常星。別由他事。又案文殊師利涅槃經云。佛滅度後。二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化五百仙人。訖。還歸本土。放大光明。徧照世界。入於涅槃。常星之瑞。即其時也。長房言二月八

猛一本作
孟
二月一本
作三月

齊一本作
不送一本
作不送

日生者乃是四月。非二月也。然長房所判。未究事根。長房云。周以十一月為正。言四月者。今二月也。雖云二月。終是四月。案春秋一部。年用魯侯之年。月取周王之月。星本瑞於周世。須據周之日月。長房乃云。佛以莊王十年二月八日生者。太為猛浪。若是二月。不應論星。長房又云。佛以四月八日下託胎者。託胎既用周月。現生還是周辰。今言二月。是亦非也。若周十一月為正。如來不容十一月生。凡人正月胎。即十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佛俯同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王邵齊誌云。周四月者。夏之六月。以此却推。四月生者。是七月胎。今言六月。取其節氣。雖授七月。終屬六月。信知王邵所說不差。又長房言。佛以周惠王十九年癸亥二月。明星出時。成道者。亦有大過。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周惠王時。已漸佛教。一百五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若以惠王之時。始成佛者。不應經教已傳京雒。又計惠王。即莊王孫也。以癸亥年。推其相去。唯三十年。不應始得成佛。經已來此。尋如來化世。四十九年。迦葉結集。在佛沒後。法門東漸。正是周時。劉向之言。誠非謬矣。長房之錄。定不可依。詳夫聖應無方。理難親測。况乃東西。負遠年代。遐遙復遭六國從衡。秦焚五典。為年紀者不少。序帝曆者多家。而互有差違。增減出沒。皆師己意。各謂指南。琳今翻述。見聞詳諸史牒。略有遐邇。揚確先後。感應緣三略引。叙後漢明帝感通初至意。叙宋沙門求那感通換頭意。

矢入一本
作天人

夫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表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顯化導之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為除惱滅障之候。常隨所以捨身偈句。常列於懸崖。道法文言。總集在於龍殿。良是三聖敬重。藉顯復之勛勞。幽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誦。必降徵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天竺往事。固顯常談。震旦見緣。紛綸常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焔滅而不焦。賊徒盜葉於客堂。既重而不舉。或竊藏於天府。或呈瑞於王臣。或七難由之獲銷。或求二因之果遂。斯徒衆矣。不述難聞。敢隨傳錄。用呈諸後。故經不云乎。為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石開矢入。心決致然。水流水度。情疑頓斷。斯等尚為士俗。常傳况慧捷重空。道超羣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之業。若影隨形。祥瑞之徒。有合符契。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閱前事。事出傳紀。志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衆矣。備可覽之。恐難信其文。故重勸其敬也。烏仗那國舊都。達麗羅川中。有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像。高百餘尺。金容晃曜。靈鑑潛通。有阿羅漢。名末田底迦。攜挈匠人。身親史多天。親觀妙色。三返畢功。有此像來。法流東漸。逮於炎漢。明帝內記云。永平七年。歲在甲子。秋九月。晝星西見。帝夢神人身長丈六。面作真金色。頂有日月光明。飛行自在。出沒無礙。曉問臣吏。莫不咸慶。太子舍人。燉煌。傅毅奏稱。臣聞外國淨飯王太子。號悉達多。捨轉輪王位。出家成道。名釋迦文。陛下夢警。將無感也。即敕使西尋。過四十餘國。屆舍衛都。僧云。佛久滅度。遂抄聖教六十萬五千言。以白馬馱還。所經嶮隘。

餘者皆死。白馬轉強。嘉其神異。洛陽立白馬寺焉。貝葉異文。西流為始。佛光背日。東照為初。於是聲教霑洽。馳騫福林。風猷鼓扇。載驅上國。源派樞要。寔建此晨。周書亦云。丈六身似赤銅色。以為別爾。誠感未純。教來流及。

宋京師中興寺。有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幼學五明。諸論陰陽。呪術靡不該博。落髮之後。專精志學。博通三藏。為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講誦弘宣。莫能訓抗。至宋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太祖交言。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後譙王鎮荆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王欲請譯華嚴等經。而跋陀自付。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聲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愛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愛。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又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痛。心神喜悅。且超道義。備領宋言。於是就稱。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曰。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凶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面容憂悴。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之懇切。乃流涕而曰。必無所冀。貧道為客。不得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至梁山之敗。大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令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提印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淡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願謂童子。汝小兒

起道一本
作起言○
稱一本作

何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袈衣。欲賞童子。願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後於秣陵界鳳皇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

願曰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罔或尤譴	沈晦未寤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楫攸希	異執乖競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	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同捨異辯	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除羶
能仁普鑒	凝慮研機	契成大道	孰敢毀訛	諱諱崇德	唯唯侵衰
惟願留聽	慶有發揮	望矜惻惻	垂誨慈悲	採集聖教	纂要承輝
十周方成	三業勞疲	冀傳未代	聞略知機	八邪息諍	四句殄非
祛惑存信	熏成智微	含生同感	願各轉依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終

こゝ道の友の松岡了巖藤田祐真二大とみの東京三田よか
ゐて一社を結ひ成し若干の淨財をもとらしよりて唐の西
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和尚のものせられたる法苑珠林一百
餘卷のうち諸板の少異を校訂し中よ於て高麗本の誤脱お
きに根據し鮮明なる活字善良ある紙材もて縮刷製本し一
千部を限りて之を同好の緇素よ頒うち終よ四やせの春秋
をなみして今その白業を成就すときよて偉勳を稱贊のふ
みろをよめる歌

密乘末資 吉 堀 慈 恭

外國の人もふみ見ておくふうき

法の御苑にこけや入らむ

たゝへをてえやをあるへき法苑

入るちうもちをそふるゆそしむ

予同祐真上人。編修明教新誌。既十有餘年。每求典據。考事蹟。概以法苑珠
林爲燃犀矣。蓋大道無象不可見。而其象可見者。唯三藏爾。然三藏浩濔。學
者往々迷津。苟以度生爲任者。豈可無開其要路以示之指歸之備哉。是以
古今叢林之間。雖拔經律之精萃。論釋之華者。頗多。然典據明晰。事蹟無闕。
而繁簡得宜者。未嘗有若珠林者。是上之所以校刻此書以布于世也。歟。
其校讎之勞。則了巖上人多取焉。上人亦予道友之最舊者也。己丑五月刻
成。予不勝欣喜。卒然書之爲跋。

藹々居士 大 内 青 巒

明治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印刷
同年同月三十日出版

(定價金五拾錢)

發行兼印刷者

東京府平民

藤田祐真

東京府下芝區

三田松阪町二十四番地

校訂者

同

松岡了巖

同 京橋區

築地三丁目百十七番地

印刷所

秀英舍

同 京橋區

西紺屋町二十六七番地

